轉形期

宋雯 集

王一火君 書

每月文庫：二輯之七
鄭伯奇主編

轉形期（短劇集）



宋之的著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爲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强抗戰力量，以堅

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佈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爲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

對於版出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趨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三四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書籍，我們也選輯美

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二輯弁言

鄭伯奇

每月文庫，在艱苦的環境中，已經出滿了十種。預定計劃，本來是十冊為一輯，這樣每月文庫的第一輯已經完成了。今當第二輯開始的時候，我們應該檢討既往的工作，以謀改善以後的作法。

一，單就質來說，編者固然不必自吹自擂，可是編者終非作者，貨色擺在面前，輿論自有定評，編者更不須替作者作揖道歉。如今，在比發刊時更艱苦的條件之下，二輯還能繼續刊行下去，這事實就證明了已出的十種的成功。

不過作品的成功並不能放鬆編輯上的責任。在發刊之初，我們的態度曾經表

明過：「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如今，就第一輯的成果檢點一下，不能不遺憾的，是我們的諾言並未完全實現。

作家對於這計劃的熱心贊助，編者和出版者都十分感謝。有些作家尚未賜稿也許會使一部分讀者感覺到焦躁或失望，不過文庫若能承受大衆的愛護，繼續刊行下去各方面的作家總會不放棄我們而樂於參加這計劃的。編者感覺到遺憾的是新作家在這一輯中尚未佔到顯著的地位。這應該歸咎於編者的孤陋寡聞。而新作家大都服務於戰區，和後方比較隔阻，想也不無關係罷。總之，更多地介紹新作家是今後編輯上應該着重的一點。

在第一輯中沒有網羅到通俗作品，編者也深以為憾事。對於文藝的大衆化和新通俗文學的建立，編者的熱心，自問尚不落後。幾年以前，主編新小說的時

候，不揣譾陋，很想給大衆化和通俗文學提供一個試驗的地盤。這回編輯文庫，當然不會忽略了通俗作品。抗戰來，迫於實際的需要，寫作通俗作品的作家逐漸加多，而膾炙人口的通俗作品也不少。論理，編者的希望是容易實現的了。但是，偏不湊巧，在第一輯中，這希望卻落了個空。一方面，因爲文協的通俗文藝講習會有編選通俗作品集的計劃，另一方面，因爲交通不便，編者徵求的作品沒有寄來。這缺憾今後可以彌補的。不過，通俗作品的產量之少，範疇之狹，總還不足適應這時代的要求。而編者因此也不能不感受到困難和限制。希望讀者予以原諒。

至於文庫中，各種作品的分配，讀者中也許會有人提出異議。有的覺得劇本太多，有的或嫌詩歌太少，有的會指出戲劇都是長劇而小說全是短篇。編者對此不欲有所辯白。我們只是依據發刊當初所說的「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適量地加以分配」如此而已。劇本的比量較多，完全由於劇本的產量多和需要多的

原故。文庫中未收短劇，因爲沒有適當的短劇集；未收長篇小說，因爲沒有適當的長篇小說；理由是很簡單的。

過去的檢討就此打住罷，以下簡單地談一談二輯的概況。

大體上，二輯跟一輯是沒有差異的。劇本依然多些，而且還是長劇多；小說的比量居次，至少有一部是長篇；詩歌至多不能超過兩部。因爲不是廣告，其他詳細的節目恕不披露了。

承作家的懇切的贊助和讀者的熱烈的愛護，文庫在一輯完成之後又繼續刊行二輯，編者自然是非常愉快而同時也很感激。希望各方面的盛意有加無已，文庫能追隨着抗戰建國的巨輪，一輯又一輯地，長此繼續下去。

轉形期

轉形期（短劇集）

烙痕

時　現代

地　東北某鎮

人

郭鶴年　六十餘歲，鬚髮皆蒼，身體孱弱，常常咳嗽。但精神甚健。

郭育之　二十餘歲，高大，堅決，强悍，有胆略。

郭儒之　十三歲，瘦弱，面蒼白，神經質。

郭麗之　十九歲，一活潑美麗之少女。

佈景

喜多上尉　日本軍官
日本士兵二人

一古老的家庭，樸而不實。但一眼望去，那陳設，卻很有些書香氣息。本來，家主郭鶴年老先生在這一鎮上，也是一個世家，雖不能說是富有，也頗有些小康的。但近幾年，在所謂「王道」的統治下，却一日不如一日，逐漸的衰落了。

這房子，也可以算作客室，也可以算作書房。一共有兩個門，一門通外室，一門通郭老先生的臥房。室內，除了簡單的桌椅外，唯一的特色，便是琳璃滿目的書畫。

時當中秋，一輪明月，正偸偸的從那紙糊的窗戶內映入，所以室內是銀光遍地，窗上是樹影婆娑，雖屆團圓佳節，但四處却均極安靜，在秋風颯颯下，特別顯得冷淸和淒涼。

開幕時，喜多上尉正靜立於半開的窗下，悵望着那皎潔的明月，和深沉的夜色，像有無限的感觸似的。

麗之悄悄的上。

麗　（明快的招乎了一聲）哦，喜多先生！

喜　（鞠躬）郭小姐！

麗　（微笑）什麼，喜多先生爲什麼靜悄悄地站在那兒，連燈也不要。（隨手燃亮了燈）還是要作詩嗎？

喜　（寂寞的笑了一笑）那裏！我是一個軍人，那裏能談到詩呢？不過在這樣好的月亮底下，不免有些感觸罷了！

麗　這已經是詩了！還是丟開你的感觸，到這兒來坐一下吧！

喜　我是去年這時候到滿州來的，我記得，當時的月亮，也是這樣的明媚。現在却整整一年了。

麗　哦，喜多先生到中國來，已經一年了嗎！

喜　（無限感觸的）整整一年。想不到在滿州，却遇見了郭小姐這樣可愛的人，可是現在，我卻要離開了。

麗　怎麼，喜多先生要回國了嗎？

喜　就要回國了！想到來的時候，不禁就有些感傷。那時候的同伴，在一年的戰爭裏，殘留的已經有限了！貴國的義勇軍，倒的確值得人欽佩呢！（停了一回，悲痛的。）在這一年裏，我親自看見了流血，我看見了……（像極力的把感情壓下去。）哦，我很想回去以後，另外找一個職業，過一些和平的日子，可是不曉得能不能如願呢？

麗　像喜多先生這樣的聰明人，還有什麼做不來的事情，只要你肯幹，事情還不是等着你嗎？

喜　郭小姐，你那裏曉得我們國內的情形，要不是經濟上沒辦法，也不至侵吞滿州了！

麗　（刺探的）日本總不至像中國這樣窮吧！

喜　那裏，全一樣！（搖了搖頭，嘆了口氣）郭老先生不在家嗎？

麗　（掩飾地）他剛剛出去。

喜　在這樣的深夜裏？

麗　在家裏悶氣，到一個親戚家過節去了！

喜　（注意地）我彷彿沒聽見過，你們還有什麼親戚。並且郭老先生平常好像不喜歡出門，尤其是夜裏！

麗　（走近了他）我們家的事，你也不見得全知道啊！他們全去了，只我一個人在家裏。你不知道，今天是我們中國的團圓佳節，他們全到我姑母家去團圓了！

喜　（更注意的追問）卽然是團圓，爲什麼單單把你留下呢！

麗　（賭氣的）你彷彿對這事有什麼懷疑似的。我們總要留下一個人看家啊！

喜　（已覺滿意，便解釋着）這倒是你多心了！我不過是問問，很隨便的問問罷了！（突然他像發覺了一件奇蹟似的那麼喊）怎麼，你受傷了！

麗　（莫明其妙）甚麼？

喜　（指着麗之用布纏着的手）你看你的手！

麗　（領會了他的意思）哦，你是說這隻手啊！這有甚麼大驚小怪，不過因爲午上切菜不留心，碰了一下罷了！

喜　（親密的）郭小姐，我眞是不知道怎樣，才能表示我對你們心裏的友愛。看

見你受傷，那怕一點點的傷，我全感到一些關聯，像是那傷，就生在我的身上一樣。

麗　(不安的)謝謝你！就是我們對你也一樣。像你這樣的溫和，是世界上少有的。聽說你要走了，好像還有些留戀呢！

喜　你的話很奇怪，為什麼還「好像還」呢！

麗　(深沉的)因為……。唉，喜多先生，我想我們還是談點別的吧！你知道，我和你之間，有些話是根本不能談的啊！(她不安的走到窗子跟前去。)

喜　(很受感動)人類真是有些神祕。不，不是神祕，是醜惡！就是這醜惡，把我們完全隔離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們還是朋友呢！還是仇敵！(逐漸興奮)有時我感到，我完全是一架機器，吃人的機器。隨了人擺佈，隨了人撥弄。那擺佈我的，撥弄我的，卻是一個惡魔，一個混蛋！我全知道，可是我無力抵抗，我降服了，我降服了！

麗　(無邪的)喜多先生，你太興奮了！

喜　不，我很清楚！

麗　（有些兒焦灼）幾點鐘了！

喜　（看錶）快十一點了！

麗　（不自覺的）呀，不是快夜半了吧！

喜　是的！

麗　啊！（又把頭轉向了窗外去。）

喜　你看什麼？

麗　沒有什麼？

喜　（刺探的）有什麼事情嗎？

麗　那裏！（停了一會）我就心着父親，爲什麼還不回來！

喜　眞該回來了！夜已經很深了！

麗　（重覆着他的話，意味深長的）是的，夜已經很深了！

喜　（注意的望着她）你彷彿很不安似的！

麗　（勉強的笑着）眞是，你爲什麼這樣多疑！卽使就有不安，也不過是爲了父親。你知道，夜裏不很安靜的啊！

喜　（不連續的）郭老先生呢！自是無話可說，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最值得人景仰的！

麗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喜　現在我就要回國了，今後，也許我們再不會見到。臨走之前，我想給你們幾句忠告！你曉得為什麼我們會成了很好的朋友？

麗　（失笑）這話很奇怪，你要我怎樣回答呢？

喜　當我到此地駐紮的時候，人家告訴我：郭鶴年這個人是頂值得注意的。並且你的哥哥又是個十分暴躁的傢伙。所以要我來看你們！

麗　（開玩笑似的）也可以說是監視我們！

喜　隨便你怎麼說。……我走了以後，希望你們更要謹慎，像這深夜裏出行的事，最好能夠避免。因為代替我的人，說不定是個俗物，是個壞蛋，對你們不利的。

麗　謝謝你！

（突然一個聲音傳來：「謝謝誰，喜多先生嗎？」使兩人全吃了一驚。郎至

囘頭一看，原來是郭鶴年，他看來很疲倦，很吃力，脚步蹣跚的走進來。）

喜　啊！郭老先生，你囘來啊！

麗　（搶着說）怎麼在姑母家就擱到這時候，哥哥和弟弟呢，難道還在姑母家守月嗎？

郭　（就風轎杌）唉，他們小孩子，貪玩！我老了，不中用了！一受了涼………（咳嗽了幾聲）你看，又咳嗽了！

喜　郭老先生究竟是上了年紀了！

郭　人一到了這年紀，就成了廢物了！動一動就……（又咳嗽了兩聲）就咳嗽！喜多先生，累你久等了！

麗　喜多先生已經來了很久了。

郭　眞是對不起！早知道，我早就囘來了！

喜　那兒，那兒！我看老先生也很疲乏，我也該囘去了！

郭　怎麼就走？還是嫌我老頭子嗎？眞是人老珠黃不値錢。又………（又咳嗽）——又咳嗽！

喜　老先生眞會講笑話！好，明天見吧！

郭　麗兒，送一送！

喜　用不着，不用！好在天天見面的！（下）

（喜多一走，那情形馬上變了！麗乚直盯着他走出去的門，等待了幾秒鐘，便迅速的囘過頭來，焦灼的問：）

麗　事情怎麼樣？

郭　（精神也爲之一振，彷彿換了一個人）全準備好了！一交十二點，就——

麗　現在是——

郭　十一點半！

麗　（充滿了熱情和企望的）快了！

郭　（也充滿了熱情但卻深沉的）快了！

麗　（從幻想中解放出來）喜多這傢伙，歪纏了我這麼半天！

郭　他講了些什麼話？

麗　他說他要囘國了。又追問你們到了什麼地方去！我眞怕他疑心，嚇的不得

了，幸虧好，他看見我的手，一鬼混，就差過去了！

郭　（也注意到她的手）那手究竟是怎麼回事！

麗　方才我忙着縫旗子，一個不留神，被針扎了一下，當時不覺得，現在頂疼呢！

郭　流血咧嗎？

麗　一點點！

郭　（滑稽地）就是一點點，也不能白流的！

麗　爸爸眞是，甚麼時候，還講笑話！

郭　（鄭重的）你說是笑話嗎？

麗　看爸爸那神氣！

郭　（也笑了）喜多這傢伙，倒很有趣的！

麗　他彷彿很厭煩戰爭！可是又像狗似的盯着我們！

郭　他有趣也就有趣在這種地方。他很喜歡你，你看出來沒有？

麗　（害羞地）爸爸眞是，老喜歡開玩笑！

郭　那麼就講正經事！（突然他的臉色嚴重起來，不安地走了幾步，焦躁的回過頭來。）我們派到八嶺子去的人，到現在還沒有回信。說不定他在路上會出什麼錯的！

麗　（躭心的）那不就糟了嗎？

郭　要是八嶺子的義勇軍不能來接濟我們，光憑我們自己，是沒有勝利的把握的！

麗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等回信呢？

郭　（堅定的）不，我們來不及了！一切全準備好了！並且，我們再也不能等待了！再也不能忍辱偷生了！我們一定要幹一下。育之他們，在那兒等信。

麗　（興奮而且熱烈的）爸爸！

郭　（看錶，堅決的）還差二十分。去，把旗子準備好！

麗　好！那便當的！（急急的下。）

郭　（焦急的在室內來回地走，寂寞的乾咳了兩聲，遠處有犬吠聲，他側起耳朵靜靜地聽了一會兒。）怕是回來了吧！……但願沒事才好……說不定他會

被日本兵拿住，說不定日本兵已經知道了一切，有了準備了。（一陣顫抖，通過了他的週身，他搖搖頭。）不會的，決不會的。……要是那樣，幾十條性命就白白的送在我的手上了！（又是一陣強烈的顫慄，他咬緊了牙，蒼白的臉上，有幾點紅暈升上來。）也好，壯烈的死，總比懦怯的活着強。我們的弟兄們會知道，我們的血不會白流的！

（郭育之，那强悍的少年，像一陣旋風樣的上。）

郭　（渴望着他）人回來了吧！

育　（陰暗地搖搖頭）沒有；在我動身回來的時候，連一點影子全沒有！

（有一種恐怖，激烈的在他們的心內交流着。郭默默的掏出錶來，眼睛直盯着那時針。以後那錶直攢在手裏，講話的時候，不時的望望它。）

育　還有幾分？

郭　還有一刻！

育　爸爸！

郭　（兩人瞪視，彼此像要直刺各人的心底似的）你是不是有些害怕？

育　（極力振作自己）不，不，爸爸，你什麼意思？我不過是……，有些兒興奮。我早就要下手了！

郭　這壞消息人們全曉得了嗎？

育　不，只有三四個人曉得！大家還不知道，大家全準備好了！只等信號一響，就——

郭　（這幾句話，像增加了他的勇氣，有了更大的決心似的）好吧！我們也準備吧，是時候了！

育　儒弟還在那兒，一有信，我就叫他回來！

郭　好的！

（麗之歡快的攜了四面旗子上。）

麗　爸爸，你看！

（育之迅急的幫助着麗之展開了那旗子。「中華人民自衞義勇軍」一這幾個鮮明的大字便清楚的現在我們的眼前。）

郭　（興奮的）好！人民自衞的旗幟已經鮮明的舉起了。育兒，我們自衞的武

器呢！

育　（也非常興奮的）我就去取。（下）

麗　現在是什麼都不必隱藏了！讓一切都爆裂吧！

郭　是的，都爆裂吧！一切的損害，一切的侮辱，一切民族間的仇恨。都爆裂吧！整個的鄉村要翻滾了，讓那些狗種們去耀武揚威吧！

麗　（忽然覺到了什麼）弟弟呢？

郭　就回來了！別人全在，他還會沒了嗎？

（育之攜着兩枝槍上。他顯得那樣強悍有力。）

育　爸爸你看！這一天終於來了！我終於用着牠們了！

郭　那隻給我！

麗　不，爸爸老了，還是給我吧！

郭　（接過槍來）那裏，你女孩兒家，還是待在家裏吧！

麗　（不服氣的）爸爸，你是說我不該去流血嗎？

郭　（隱痛的）不是那個意思，一會你就明白了！（看看錶）育兒，你該去預備

了！

育　不等弟弟了嗎？

郭　來不及了，只差七分鐘了！

育　（堅決的）好！

麗　（無限情深的）哥哥！

育　用不了半點鐘，我就會把那些東西殺光的！（帶了旗子和槍下。）

郭　（沉默了一會兒以後）麗兒，不是我不叫你去，實在這裏面還有許多波折，許多危險。說不定這次事敗了，我和你的哥哥全會遭難的！（聲音漸漸的壓下來）死，在我們，早已置諸度外了！不過萬一你和儒兒，幸而逃過了拘捕者的眼睛，將來總還是郭氏門裏的一條根，中華民族的一個勇敢的戰士！

麗　（涕淚縱橫的）爸爸！

郭　（依舊沉痛的說）我們派到八嶺子和義勇軍聯合的人，到現在還沒有回來，說不定他永不會回來了！說不定日本兵已經佈置在我們門口了！

麗　（無可奈何的）那不會緩期發動嗎？

郭　緩期，蠢東西！幾十條性命，難道就白白送給他們嗎？現在大家還不曉得，我們一鼓作氣，說不定還有勝利的希望的！

麗　那我也去！

郭　你去有什麼用！難道忘了我方才的話嗎？

麗　（無可奈何的）爸爸！

（正在這時候，儒之倉忙的上。他很瘦弱，頭髮蓬亂，面色張皇。彷彿後面就有獵獸追逐着他似的。）

儒　爸爸，事情壞了！

郭．麗　（同時地）怎麼？

儒　（眼睛不住驚惶的往四下裏窺覤着）我們派了到八嶺子去的人，被他們拿住了！

郭　（雖然早已經料到，但也不禁驚叫起來）甚麼？

麗　你怎麼曉得？

儒　（張口結舌）我正在那裏等得不耐煩。忽然來了一封信，是一個潑具名的日

本兵寫來的。告訴我們，那人走到半路，就被查夜的捉住。當時就拷打他，他死也不肯講。後來他們搜出了他身上的信。立刻就派了很多兵到這裏來，現在把鎮全包圍了！我回來的時候，看見街上全是兵，我從側道裏來，狗還咬我，差點給碰上。

麗　噯呀！哥哥已經出去了！

郭　（及至弄清了以後，反例外的鎮定了下來）他是應該去的！

儒　爸爸，我們現在怎麼辦！

郭　（咬着牙）我們只有幹！卽使是死，也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猪，我們不能隨人宰割。我們要自衞！

（門外有響聲。）

麗　（注意地）聽，彷彿是槍響。

郭　（一手端着槍，一手攢着錶）只差一分鐘，四十秒，（死一樣靜寂）正十二點，是時候了！

（他的話還沒有講完，一聲巨大的信號震天的響起來。接着是槍聲，接着是

喊殺聲。他的胸部劇烈的伸縮着：「衝啊……」喊了一聲，便直衝了出去！）

（儒之隨着他，但被麗之止住了！）

儒　（急急的奔窗戶跟前去望，但除了亂竄的火星而外，什麼也望不見。他緊張的回過頭來。）

姐姐，我也去！

麗　不，儒弟，聽我的話，你還是留在家裏吧！

儒　為什麼？

麗　儒弟，我們這次恐怕是兇多吉少的。萬一要是父兄遭了難，你一定要設法逃出去，你懂嗎？

儒　（兩眼瞪着麗之，半響，點點頭）我懂得！

麗　（走近了他）你還是一個孩子，你還這樣的年輕，你可以憑了年輕，為了被壓迫的中華民族，為了我們失去的土地，為了郭氏的光榮，去爭自由，去謀解放。……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儒　（恐懼地）是的，我明白！

麗　（眼睛裏已經充滿了淚）你一定要記清這次的教訓，要記着這次血的經驗，記着那千百萬大衆的慘死。父親是光榮的，哥哥是光榮的，希望你更勇敢，更堅實，更光榮。

儒　但是，姐姐……

麗　弟弟，我們再見吧！不，也許我們見不到了。永遠見不到了。可是，弟弟，你該知道，從今天起，你的責任，是重大了！爸爸，哥哥和我的未了希望，是建築在你的身上了。記住，愛中國，愛千百萬掙扎着的中國人民，那些人民，和你，和我是一樣的，是一樣的在敵人的壓榨下悲慘的活着。那樣的活着啊，你全看見的。

儒　但是，姐姐，我們現在就白白的守在這兒嗎？

麗　不，我們不白白的守在我兒，我也要去，我這就去了。去跟隨爸爸，跟隨哥哥，踏着我朋友們的血，去和敵人拚命！

（她用一塊青布包好了頭，便預備衝出去！）

儒　（慘痛地叫）姐姐！姐姐！

麗　（回過頭來）弟弟！你趕快走。別猶疑了！再沒有時間了！你不聽見那兒猛的槍聲！（槍聲激烈的響着）你不聽見那慘痛的號叫！（有痛苦的呻吟聲傳來）弟兄們已經被包圍了，他們就要攻到這兒了！走吧，走吧！敵入的槍口已經對準我們了，走吧，走吧！

（她才衝到門邊，而儒之也正在企圖從後門躍入的時候，喜多上尉突然在兩個日本兵的護衛下衝入。）

（麗之慘痛的叫了一聲：「啊，我們遲了！」）

喜　（截止了麗之，諷刺的）怎麼，我們的女英雄也要去參戰嗎？

麗　（面色蒼白，但卻異常鎮靜的）喜多先生，想不到我們現在，就在這間屋子裏，會又碰見了！

喜　（受感動）是的，我也覺得很意外……

儒　（禁不住的贓）好傢伙…………

喜　怎麼，小兄弟，你很奇怪嗎？

麗　（趕緊說）自然，他不過是個孩子啊！

喜　再過幾年，可就要成人了！

麗　喜多先生，他對這件事情，是絲毫不曉得的！

喜　他不過是到姑母家裏去團圓團圓吧了！

麗　（悲憤的）喜多先生，如果你要堅持你的意見，那，我們儘可不必再談了！

（背過身去。）

喜　郭小姐，我覺得很抱歉！方才，就在一點鐘以前，我們還是那樣親密的談着話的。而現在………

麗　（轉過身來，威嚴地）現在我們卻是你的俘虜了！

喜　（向兵士）你們去守在門邊，我要和郭小姐談幾句話。

（兵士下。）

喜　郭小姐，我們能夠忘記了現在，像方才一樣的談幾句話嗎？

麗　很希望那樣，我和你，本來就沒有什麼私人仇恨啊！

喜　（受感動）是的！我們甚至可以說，還是很要好的朋友！不久以前，當我看見你手上受傷的時候，我曾經說：「看見你受傷，那怕一點點的傷，我全

感到一些關聯，像是那傷，就生在我的身上一樣。」現在，那話還依稀的在我的耳畔拂動，但我却不得不……這簡直是醜惡，曠古未有的醜惡。……郭小姐，我能爲你作點什麼事呢？

麗　我所要求你的，就是請你證明我的弟弟，並沒曉得這次的事情。他今年十三歲，還是個孩子！看，他在這兒，這們瘦弱，也許不會長壽的！

儒　（恐懼的）姐姐，我們全要死了嗎？

麗　（走到他面前去。含着淚安慰他。）不，不，你不會的！你還是個孩子，喜多先生會證明你！……

儒　爸爸哥哥和你全要死了嗎？

麗　不，（淚已經奪眶而出）我們也不！我們就會……（向喜多）喜多先生，你全看見的，你全知道的，求求你，這孩子是寃枉的啊！

喜　郭小姐，我只要能夠盡力我是沒有不幫忙的。方才我已經關照：審問完了，把郭老先生和令兄帶到這裏來。以便你們在臨刑之前，還有一個短短的會晤。至於令弟，我却得和長官商量，你應當原諒我，我沒有這種權利，要知

道，我也是很痛心的啊！

麗　怎麼，他們並沒有死嗎？

喜　令兄才一出門就被俘虜了！至於郭老先生，是在我到這兒來的途中碰見的

麗　他們受傷了嗎？

喜　一會兒，你就曉得了！

儒　姐姐，還能和爸爸見面嗎？

麗　是的，他們就要來了！

喜　郭小姐，我還有很多事，現在要走了！令弟的事情，一有信，我就來通知你！

麗　謝謝你！

（喜多才準備下，郭老先生和育之上，兩人全反綁着，在日本兵的監視下擁進來。育之還是那麼堅實，郭老先生卻覺得有些狼狽，他的衣服已扯破，肩部受了傷。半邊臉全有些血跡模糊，走路也很吃力的樣子。）

麗　（同時地）
儒　（同時地）｝爸爸！

麗　（跑到郭的面前）爸爸，你受了傷了！

郭　（慘痛的微笑着）這一點點的傷，算得了什麼！想起頹敗的山河，想起許多兄弟的慘死，彷彿覺得我的傷，還不夠重似的！

儒　爸爸！

喜　（指揮着兵士）你們去守在外邊，讓他們父子們安心的談談吧。（士兵下）郭老先生，我先走了，我們停會見吧！（下）

育　（喜多走出去以後，忿恨）這東西來幹什麼？

郭　（自嘲地）他什麼地方不好去，要到甚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你能攔阻他嗎？

麗　爸爸，讓我先把傷裹起來嗎？

郭　隨牠吧！反正時候也有限了！

（麗無言的捧了一盆水來，慢慢地擦抹着郭的傷痕和血跡，又慢慢的替郭裹着傷，儒却一直跪伏在郭的脚邊。）

育　（來囘的在地上走。像猛獸一樣的怒吼着。）我們完了！就這樣的完了！眞

他媽的見鬼，會碰見了這意外，反吃了他人的虧。我不甘心，死也不甘心！

郭　育兒，安靜一點，失敗並不是一種恥辱。我們完了，另外的人民還會起來的。

育　（沉默的坐在椅子上，一會兒，又灼灼的站起來。）我不能，我不能，我被俘虜了！就要這樣的死了！我不甘心這樣的死！（他死命的掙扎着，希圖擺落他的枷索，但是不能夠，只得氣哼哼的坐下。）我要死在戰場上，和他們拚命！

（沉默，死一樣的沉默！）

郭　（縐眉）麗兒，別裹了，你一動牠，反覺着痛似的！（他抬起頭來望麗，麗也正深沉的望他。兩人注目了一些時，郭慢慢地回過頭來，不免有些傷感，撫摸着儒的頭，半天。）儒兒，你爲什麼不講話，你害怕嗎？

儒　（無力的）爸爸！

郭　你們三個，只有你的臉，像你的母親。所以她在世的時候，特別歡喜你。可是她死了！死得那樣早，當時我很悲痛，現在想起來，倒替她高興了！

麗　爸爸，你難過嗎？

郭　不，我不，我沒有一點留戀；我覺得我的死倒是一種安慰。不過你們，你和你的弟弟，我總想你們也許能夠留下，做一點事情的！誰知道……唉，這不過是一個夢想，一個可笑的夢！在屠夫的屠刀下，還想偷生，這豈不是笑話嗎？哎喲！（他苦痛的扭動着。）

麗　爸爸，你覺得怎麼樣？

郭　（勉强的壓制着）沒有什麼，不過微有一些痛罷了！沒有什麼！好在很快的，這一切就可以了結了！

儒　爸爸，我們還有多少時候？

郭　（慘笑着）就快了！你等得不耐煩了嗎？

宵　（跳起來）我簡直不能等待了，希望他們快一點吧！

麗　方才你們不在的時候，我做了一件事！

郭　甚麼？

麗　我在喜多面前求他救救弟弟！

育　（焦急的問）他答應了嗎？

麗　他說他去想法子。沒有十分肯定的答應。

儒　爸爸，我不要離開你！

育　胡說！你要眞能夠留下，我們也就放心了！

麗　可是他到現在還沒有信！

郭　天已經快亮了！

（一個日兵走進來。）

郭　（站起來）要執行了嗎？

兵　不，喜多先生給你們的信。

（育之迅急的把信接過來，看了一遍，便扔在地下。日兵下。）

育　（大叫）多慘忍，多卑賤啊！（衝到儒面前去）儒弟，你答應吧！

郭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育　（惶亂的）哦，信呢！

麗　（已把那信拾起來）「令弟已遇救，惟汝等臨刑時，需由汝弟執行始可！

此乃軍部之意見，我已無力申請，盼速決！」天啊！

育　（堅決地）儒弟答應下來吧！

儒　（完全被嚇昏了）甚麼，怎麼，這……

育　（逼着他）只要你肯做殺我們的劊子手，你就可以活。你就可以留下性命去繼續我們未了的心願，去延續郭氏的香煙，去爲中華民族的再生奮鬥，去爲千百萬慘死的同胞復仇。儒弟，你再生了，你自由了，答應吧，答應吧！

儒　（一直往後退，恐懼的痙攣着，突然大叫一聲，栽倒在地下。）

麗　（趕緊跑過去，扶住了他）儒弟，儒弟，你看我，我是麗之，你的姐姐，你的勇氣呢，掙扎呀！你忘掉你的父親是誰了嗎？你忘掉你的哥哥是誰了嗎？你忘掉你祖國的破碎支離了嗎？你忘掉那被敵人奸淫、搶掠、慘害、殺戮的兄弟姊妹了嗎？儒弟喲！

儒　（慢慢的掙扎起來）我不能，我不敢，我，我……啊………（他恐怖的掩住了眼睛。）

郭　（撫愛但却沉痛着）儒兒，看看我，我是你的爸爸，六十多歲了！爲了不忍看見中華民族的淪亡，爲了還要在世界上做人，爲着給那已經慘死的感正在受折磨的大衆復仇，現在白髮上已經塗滿了血，並且就要被敵人殺掉了。你是我的兒子，最小的一個，我愛你超過了一切，你將用什麽回答我的要呢？儒怯的一道死掉嗎？是嗎？儒兒，掙扎吧，你的爸爸正含笑等着你的回呢！

育　（怨恨的）你個怯儒的東西！你已經十三歲了！

儒　（慘痛的）哥哥！哥哥！

麗　（撫摩着他）你已經答應了！說，你已經答應了！（儒點點頭。）

育　（快樂的向着門外喊。）告訴喜多上尉，他已經答應了！

（這時門外有一陣皮鞋聲，有一個士官模樣的人進來。）

官　走吧！

郭　怎麽，到時候了嗎？

官　（不耐煩的）快一點！

（郭、育、麗三人排成行列向門外走。麗回過頭來，向着戰慄的儒。）

麗　儒弟，再見！，我們不一會還要見到的。

（郭和育已經走出去，麗才走到門邊。喜多突然跑上。）

喜　等一等，等一等！

麗　（玄妙的望着他，一言不發。）

喜　我已經得到允許，只要你答應嫁給我，你也可以自由了！

麗　（彷彿沒聽懂他的話，仍是玄妙的望着他。）

喜　（一個字一個字的。）只要你肯嫁給我，你就自由了。我愛你，我崇拜你，我們結婚後，馬上就回國，我要永遠脫離軍籍，找一個適宜的地方住，安安靜靜的，永遠忘掉了這醜惡。

麗　（像還沒有聽懂他的話，屹然不動的向儒之。）弟弟，再見。臨到我時候，希望你快一點！記住呀：我們民族的光榮和自由，是寧可死也不能辱的！

（迅急的下。）

喜　怎麼，怎麼，麗之，麗之，等一等，等一等！（可是麗之已經走遠了，他悲

哀的回過頭來，望着儒之，儒之正癡呆的但有決心的站在那裏。）

幕急閉

舊關之戰（獨幕兩場劇）

第一場

時間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地點　舊關山坂戰鬥指揮部

人物

團長

團附

教官
營長
傳令兵
難民甲、乙、丙、丁
李連長
衛兵等

佈景　爲一臨時用巨石砌成的戰鬥指揮部，一切極簡陋，僅可容身，位置在半山坡，所以景之全體爲一聳立的山脈。舞台極右部，有一龐大的古松，其濃蔭的樹幹，恰正掩護住陡斜的戰鬥指揮部，指揮部佔舞台的大部，其左部有曲徑蜿蜒入山峯，指揮部內成橢圓形，室內以碎石製成天然石桌石凳等，一角懸軍用電話機，一角懸軍用大衣等物。

開幕
一營營長及團附等正往來於指揮部內，不勝忙亂狀。

營長　應麻子呢？

團附　上前綫了。

營長　現在敵人距離我們只隔一個山坂了，你聽他們的砲聲多近！

（砲聲凜冽的在天空振響。）

團附　可不是，現在敵人正想集中火力，突破舊關的防線，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截斷娘子關的後路，娘子關的天險，就不足憑恃了！

營長　這怎麽辦？弟兄們從岳家莊開上來增援，已經行了一天兩夜的軍，顆米點水都沒有沾脣了，這怎麽辦？

團附　你感覺着餓嗎？

營長　不，一點也不覺得！

團附　你感到疲乏嗎？

營長　也不，我的心並不在這上頭。

團附　還不是嗎？我相信我們三千多弟兄，人人都跟你一樣的，在這樣危急的時候，誰還會想到肚子餓呢！

營長　可是，附近的山頭已經被敵人佔領了，我們這增援部隊，已經是無險可守

了！

團附　我們不怕的，現在團長正跟司令長官在山坡上商量作戰計劃，我們這一次一定拚他一下，我是準備犧牲的，你怎麼樣？

營長　跟你一樣！

團附　好！

（兩人注視握手。）

（負傷的團長與教官衛兵等上。）

營長
團附　（同時的）團長！

團長　第一營已經開入山溝了嗎？

營長　已經開入了！

團長　（坐在石凳上，掏出地圖來）好的！你們看！

（遠處有隱約的槍砲聲。）

團長　（指地圖）這兒是舊關，我們的陣地，距離娘子關只十九里，現在附近的山頭已經被敵人佔領了八個，我們必須搶下這些山頭，只有這樣，娘子關

的陣地，才可以穩固，不然的話…………

教官　團長的意思是說……

團長　（有深意的）是的，敵人假使衝過了舊關，就立刻會迂迴到娘子關的後方去，你想娘子關的陣地還能守嗎？況且，最要緊的是——

教官　怎麼！

團長　我們的司令部就在這個山坡下，只有六里地，敵人衝過來，那前途眞是不堪設想了！

教官　那不是很危急嗎？

團長　是最危急了！

教官　眞要命！我們才開到這地方，就接防這樣危險的防地，士兵連休息的機會都沒有，他們已經一天多沒有吃飯了。

團長　這也未嘗不是我們報國的機會！

教官　是的，我們這次倒可以跟敵人拚一下子！

團長　（堅決的）我們一定要搶下這八個山頭，我們要——噢！

（在工作着的人們都吃驚的問：「怎麽樣？團長！」）

衛兵　團長，不要忘了你已受了傷，請你還是坐下講話吧！

團長　胡說！誰說我已經受了傷，腿上的這一點槍傷難道還算是傷嗎？拿我的腿和整個山西的國土比較起來，誰重要呢？

衛兵　可是，團長！

團長　（暴躁的）不準你講話！（稍停）（又鎮靜的）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土才算是眞的受了傷了，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才算是眞的受了傷了，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這塊傷是不會好的！

（槍砲聲漸猛烈，傳令兵上。）

傳兵　報告團長！

團長　可以！

傳兵　據哨兵的報告，山頭上的敵人已經準備向我們的陣地進犯了！

團長　好吧，讓他們來吧！趕快寫命令，一營，三營，機槍步砲兩連，都趕快開入第一綫，三營担任右翼，一營担任中鋒，向敵人取包圍式，在黎明

前，要把敵人消滅，佔領附近的山頭！

營長　是！

（教官寫命令，交傳令兵發送。）

（槍砲聲漸厲。）

團長　（向營長）你趕緊到第一線吧，記住，奮鬬就是我們的墳墓，我們要跟舊關共存亡，前進則生，後退必死！

營長　是！（下）

（電話機動。）

團長　喂，是的。我就是……怎麼了……好的……好的………敵人已經開始攻擊了……我已經佈置好了！好吧！好吧！

團附　是指揮部的電話嗎？

團長　是的！上面有命令，我們要搶下一個山頭，就賞五千塊錢！

衛兵　可是團長要搶下八個呢！

團長　調兩連人到後方去造飯！

團附　是！弟兄們也眞該飽飽肚子了！

衛兵　一個山頭五千，八個山頭，五八是四萬，搶下八個山頭，就是四萬塊呢！

團長　別講話，難道是爲了錢我們才搶這八個山頭嗎？

衛兵　錢跟山頭，我們全要，是不是，團長！

團長　不，沒有錢我們也一樣要幹的，保衛國土，是我們軍人的天職，這八個山頭，關係着國的存亡，這是我們的責任！（取電話機）喂，怎麼樣？已經接觸了，……很好，……是的，……應該勇敢，分一部份兵力往右前方突擊，……好的，……告訴大家，我們寗肯死光，也要把附近的山頭佔領！……我就來！

團附　怎麼，團長你要到陣地去嗎？

團長　是的，我要去！

衛兵　團長已經受了傷，況且又兩天沒吃飯了！

團長　難道兄弟們不是和我一樣的沒吃飯嗎？

衛兵　可是他們沒有受傷啊！

團長　你們是怕扶我走路是不是，你是怕死是不是，不要緊！我自己會走！（說着，他站起來，便往門外走！）

衛兵　團……（急忙去扶他。）

團長　滾開！

衛兵　團長！我不是這意思，我實在是……

團長　混蛋！

衛兵　不，不，我是……

團附　他實在是因爲團長已經受了傷，行動不方便，怕再被敵人的砲火傷着，况且指揮戰鬥用電話也可以的！

衛兵　是的，團長你看……這就是我的意思。

團長　這怎麼可以？耳朵聽的，總不如眼見的眞！我要去，要死我就和兄弟們死在一道。（仍掙扎着向室外走。）

（一個砲彈落在附近，爆炸聲。）

團附　團長！

團長　哼！哼！他們用砲彈來向我示威！好吧！我要去給他們個教訓，我要去告訴他們，中國軍人沒有一個是怕砲彈的！

教官　團長！三營的電話來了！

團長　（急取機）喂，喂喂，哦……哦……要死守陣地，就是剩下最後一個人，也不準退下來，我馬上替你們補充……

教官　怎麽樣？

團長　三營陣地薄弱，要馬上補充上去！

教官　那裏還有人呢？

團長　趕快調造飯的二連人上去！

衛兵　他們飯現在恐怕還沒有做好呢！

團長　難道現在是吃飯的時候嗎？

衛兵　是！

團長　（向團附）你趕緊調造飯的二連人上去，我就來，二連人開上去的時候，

叫連長到指揮部來！

團附　是！（下）

（門外有鼓噪聲。）

團長　我辛辛苦苦的練了這四五年兵！現在倒底到了報效國家的時候了，敵人在戰略上，一定要取舊關，這在他們已經成了慣技。他們現在共有兩聯隊人，在他們的國內常備軍的編制上，可以說全是精華，能夠和他們對壘，假使又能夠保障了舊關的完全，在我們可以說是光榮的！

教官　弟兄們也全抱了這個意思，他們雖然行了兩天兩夜的軍，連一點休息的時間都沒有，連一點水也都沒有喝，，可是一叫到前綫去打鬼子，便連什麼都忘掉了，彷彿兩天兩夜的疲乏和飢餓，倒不算回事似的！

團長　所以，我一定要到前綫去看看他們，回想我在練兵的時候，眞是一年如一日，我們一團人，就像一家人似的，雖到深夜，我一定要偷偷的走遍了營房，看看他們是不是全睡覺了。現在在敵人這樣猛列的砲火底下肉搏，我難道還忍心離開他們嗎？我們也許會犧牲的，也許到了明天，我們彼此見

了面可是都不會講話了，要死我和他們死在一道，有我在他們身邊，他們和我倒都會感到一點安慰，因爲大家的血倒底流在一道了！

教官　團長爲什麼講這樣不吉利的話！

團長　有什麼吉利不吉利，在這種民族戰爭裏，我們難道還有什麼顧忌嗎，這座祖國的山坂，就是敵人和我們的生死場，不流盡了我們的血，對敵人侵略我們是不會停止戰鬥的！

教官　但願我國所有的軍人和老百姓，都有團長這種堅決的意志！

團長　是的，他們都有的，是中國人就有的！你沒看見我們沿路碰到的那些老百姓嗎？他們那千百萬的後死者，就都是我們的後繼人。現在全中國人的眼睛都望着我們，望着我們保障我國的抗戰勝利，望着我們保障奮鬭的天險……什麼人在門外爭吵！

（門外吵聲愈厲。）

（衞兵急溜出。）

（衞兵上。）

衛兵　報告團長！

團長　什麼事？

衛兵　外邊有幾個老百姓一定要見你！

團長　胡說，這地方有什麼老百姓！

教官　怕是漢奸吧！

衛兵　門口的守衛不叫他們進來，他們就在門外吵起來了！

團長　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漢奸叫他們趕快給我滾蛋！

衛兵　是。（下）

教官　讓我去看看！要是漢奸就把他們都抓起來！

團長　不必！他們也許眞是熱心的老百姓，可是太不知道厲害了，在這種戰場上，要是被敵人的砲火傷着怎麼辦？我們還沒有死光難道就要輪着他們嗎？

（門外又起爭吵聲。）

團長　怎麼囘事？（激忿的。）

（衛兵衝上。）

衛兵　他們不散，非見不可！

教官　這一定是漢奸，想乘機傷害我們的指揮官的！

團長　好吧！就帶他們進來見我！

教官　（焦急地）團長！

團長　不要害怕，漢奸能有多大的胆子，你把那些利祿薰心的傢伙看得太重了！

教官　（爭執的）可是團長………

團長　不要講話，我雖說是受了傷，可是我還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壞蛋的！

教官　（對衛兵）要仔細的把他們檢查一下，再放進來！

衛兵　是！

團長　也不必了，就叫他們進來吧！

衛兵　是。（下）

教官　我們在易縣行軍的時候，隨時都會碰到漢奸，我們還以爲是易縣的特殊情

形，誰想到

團長　你難道以爲這幾個老百姓眞是漢奸嗎？

教官　我這樣想，你想在這種地方，這個時候。

團長　我說不是，我可以和你打賭！

教官　我也不一定說是。

團長　你說是時，我們賭一下看！

教官　團長！

團長　賭什麼呢？讓我想想……

教官　在這種緊急的時候，團長還

團長　這樣吧！要是誰輸了，誰就被打五下手心。

教官　什麼？

團長　要是我輸了，你就打我五下手心，不用客氣；要是你輸了，我就打你五下手心，也決不留情面。我小時候，和人家打賭，也常玩這個的！

教官　團長別開玩笑！

團長　講開玩笑，算數不算數？

教官　（感動而親密的）好！算數！

團長　那麼，一定！咦！他們怎麼不進來？

×××

「衛兵外應：有！」

團長　怎麼這樣慢？

「外應：在檢查！」

團長　（暴躁的）不準檢查，帶進來！

「外應：是！」

（衛兵帶鄉農甲乙丙丁上，鄉農均誠樸老實，怔怩不前。）

衛兵　這是我們團長！

農等　（彷彿害羞似的吞吐的說）團長！

團長　（以目視鄉農等，鄉農不語）爲什麼不聽話，叫你們散開不散開！

鄉農　…………

團長　你們以爲戰地上是好開玩笑的嗎？日本鬼子的砲彈是不生眼睛的，萬一把你們打死，那時我良心上怎麼過得去？

鄉農　（囁嚅的）哦……哦……

團長　士兵們爲了奪這個山頭，爲了給我們的老百姓吐口氣，都在前線拚命哩！要玩也不是這個時候，等到我們把敵人完全消滅，我再陪你們大家玩個痛快！

鄉甲　（吞吐的）我們也是……我是……

團長　你有什麼話講？

鄉甲　（立正）報告團長！我……我……

團長　（較和悅的）有什麼話，說吧！

鄉甲　（身上掏了半天）哦……饅頭，饅頭，（他果然在身上掏出三個饅頭。）

教官　饅頭！

衛兵　（嚥了口唾沫）饅頭！

團長　（也不禁驚訝的）這幹什麼？

鄉甲　送給團長……不，送給當兵的，哦！送給弟兄們吃！

團長　（感動的）你是來慰勞我們的嗎？

鄉甲　家裏實在沒有別的東西，牛也被日本鬼子牽走了，雞也被王八旦給宰吃了，就剩下了點麵，剩了點麵，團長，我的兒子一個也沒吃，他吵着要吃，被我一個巴掌打了個跟斗，我就說：小雜種，當兵的還等着這個吃呢！你又沒力氣去打日本，吃什麼屌！

團長　（接着饅頭）你真是叫我們當兵的慚愧，我們一定要給你的牛你的雞報仇——你呢？

鄉乙　我……我……（在菜籃子裏翻了半天）就這幾個蘿菠吧！

衛兵　蘿菠？

鄉乙　蘿菠！團長！這蘿菠不是我偷的，是我自己田裏長的。

團長　是的，是我們自己的田地，可以現在這些田地已被日本人霸佔去了！

鄉乙　現在他們已經霸佔了，團長！我自己的地，我去照顧照顧都不行，我才走到地邊上，他們就用刺刀扎我，用手槍打我……

團長　哦！你怎麼逃出來的！

鄉乙　刺刀就扎在這兒，團長你看我流血呢！我倒在地下疼暈過去了，他們以為我死了！還用脚踢了我兩脚！我不敢動，可是我并沒有死，我還活着，我要活，活着和日本鬼子拚命！

團長　那麼，這幾個蘿蔔呢？

鄉乙　到半夜裏，他們都走光了，我才敢動，我又偷着爬到我自己的田裏去，那是我祖宗留給我的田，田裏是我自己種的蘿蔔，我一天天的看着他們長大了，我還要去看看他們，我還要去摸摸他們，可是，他們沒有了，都沒日本鬼子拔光了，我的田地被他們糟塌的不像樣子了，他們為什麼要霸佔我的田呢？那是我的呀！我的祖宗辛辛苦苦地耕耘過的呀！

團長　（激昂的）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們，把他們趕出中國去，這些萬惡的強盜！

鄉乙　團長，你看，就剩下這幾頭了，這是我偷着拔囘來的，我田裏出的蘿蔔，在這一帶是有名的，水又多又甜，不辣，想來前線上水是不方便的，這可以當水喝，團長，你嘗嘗看！

團長　（接過蘿菠）謝謝你，我不必嘗，還是留給在前線的弟兄們吧！他們一定乾渴哩！

鄉丙　（只就想插話，可是沒有機會，這時便突的插進來）還有我，團長，我有雞蛋，這兒你看，你看！

團長　很好！

鄉丙　團長，這雞蛋是頂大的，我的雞就會下大蛋！我有二十幾隻雞哩！

衛兵　雞呢？

鄉丙　雞，你還問雞，雞都被鬼子捉去了，都嚥在狗肚裏去了！他們炸光了我們的屋子，捉去了我的雞，就是找不到我的雞蛋！這蛋是昨天下的，牠們下蛋本來在雞窩裏，新近才改了地方，就我一個人知道那地方，連我的老婆都不知道！

團長　你的老婆呢？

鄉丙　（神經錯亂的）老婆，我的老婆，我的老婆呢？她死了，死了完了，被鬼子砍死了，我再也見不到她了，老爺，我要去找她，我就去找，她也許在

找我了！你們聽，這不是她在喊我嗎？喊我去吃飯了！狗子：告訴你媽，我把這一隴田耕耘完就去吃，吃，吃什麼呢？我要……我要……

團長　（囑咐衛兵）快，他瘋了，讓他坐下。

（衛兵扶丙坐下。）

團長　（囑咐）你看，這就是我們的老百姓，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老百姓！

教官　是。

鄉丁　團長，還有我，這兒七毛錢，（他在把紙包裹的七毛錢取出的時候，李連長上。）

連長　報告，團長，造飯的隊伍已經開上去了！

團長　很好，你來的很好，去，給我找個板子來！

連長　什麼？

團長　就是打人用的板子；我要打人了！

教官　啊！

鄉丁　（驚恐的）怎麼？團長，怎麼？

團長　不干你的事，你別怕，這是我的事！

連長　（把木板交給團長。）

團長　怎麼樣？五下手心，伸出手來吧！你輸了！

教官　這……

團長　你難道不認賬嗎？

教官　認賬！（把手伸出。）

團長　（舉板作欲擊式，又突然停止。）我這是給你一個教訓，我們一定要相信老百姓，我們自己的弟兄，我們自己的同胞！除了漢奸，眞正的中國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想幫我們的忙，沒一個不在希望我們把鬼子趕跑的！我們要相信他們，接受他們的好意，把他們當自己人待，因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是爲了保障我們全國人民的和平和自由，明白了嗎？

教官　是！

團長　那麼，這五下手心，我給你記在賬上吧！

連長　（莫明其妙的）團長，怎麼回事！

團長　就是，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老百姓，他們沒有家了，家被日本鬼子炸光了，沒有田了，田被日本鬼子糟塌霸佔了，沒有牛了，牛被日本鬼子牽走了，沒有雞了，雞被日本鬼子宰着吃了，沒有老婆了，老婆被日本鬼砍死了，弟兄們，爲什麼我們要被日本鬼子欺侮到這步田地，我們要怎麼樣？

連長　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團長　是的，我們要把他們趕出去，就是要把舊山頭奪回來，奪不回這幾個山頭，山西的老百姓，就全要淪落在鬼子的手裏了！現在我們就到前綫去！

連長　是！

團長　這兒，這是他們送給我們的東西，東西雖少，可是比金子還寶貴，把他帶到前綫去！分給大家吃！告訴大家，這是那些被難的老百姓用血淚換來給我們的，我們要給他們報仇！

連長　走，報仇去！

鄭丙　（漸清醒）團長，我也去！

團長　怎麼？

鄉甲　我們都去！

團長　不，你們還是留在後方吧！

鄉丙　不能，團長，我反正也沒有家了，我反正是死路一條了，我還怕什麼？我要跟鬼子們拚命！

團長　可是……

鄉丙　我可替弟兄們扛麻袋！

鄉甲　我可以挖戰壕！

鄉乙　我可以替弟兄們燒水煮飯，搬運東西！

鄉丁　我會放槍！

團長　好吧！我們大家一齊去。只要萬衆一心，敵人是不難消滅的！（團長走，衛兵扶着，出了指揮部，大家跟着他，他們拐過小徑，曲折而上，漸隱約。）

（礮火正厲。）

——幕下——

第二場

人物

團長

團附B

教官

連長

鄉民甲、乙、丙、丁

兵士甲、乙、丙、丁

衛兵等

時間

當夜黎明時

地點　舊關前線陣地

佈景　前綫上的一個山口，敵人集中火力猛攻的地方，舞台右側爲被砲火摧毀的陣地，左右爲叢生的矮樹叢。

開幕　一夜的戰鬥，已經給予敵人一個嚴重的打擊，開幕的時候，舊關附近的山頭，已被我軍奪回了六個，戰爭已近尾聲。但殘敵却正圖作最後的掙扎，所以砲火反較前更爲猛烈。我軍陣地，在殘敵猛烈的砲火下已被摧毀，團長正指揮士兵和鄉農等構築防堵工事，鄉農丙迅速的背着蔴袋，很快地傳遞，舞台上顯得非常緊張。

鄉丙　接着來！（扔過一個蔴袋去。）

鄉丁　（迅速的接過來）好。（立刻把牠安插在一個適當的地位。）

（一個砲彈恰巧落在左近炸裂。）

（衆均下。）

（有頃。）

團長　（大呼）這兒，捐蔴袋來！

（兵士甲乙急捐蔴袋上。）

團長　給我！（團長亦飛步搶一蔴袋上。）

衛兵　團長，讓我來！

團長　躲開！（他似乎像幷未受傷一樣。）

衛兵　團長，你的傷……

團長　什麽？

衛兵　你傷還沒好，讓我替你……

團長　啊！（像才發覺自己是負傷一樣，身搖撼，漸不支，欲倒。）

（衛兵急欲攙扶。）

團長　（力一振）不要你扶，這算什麽？（他把蔴袋安然堵放在被破壞的工事

處！）

（傳令兵上。）

傳兵　報告團長！

團長　怎麼？

傳兵　右翼一營已經完成任務了，把右翼的山頭搶下了！

團長　（有些興奮的）好的！

衛兵　又搶下一個！（屈指算數）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團長，整整六個山頭，全搶下了，五六三萬，三萬塊錢是跑不了了！

團長　少胡說！雖說已經搶下了六個山頭，可是還不夠的。我們的任務幷沒有完，我們一定要把敵人的根據地，右前方那兩個最高的山頭也搶下來，日出以前我們要把敵人完全消滅！

衛兵　好傢伙，那王八……王八就是四萬了……

團長　我們的任務永也沒有完的。（稍尋思）現在敵人正盤踞着那兩個山頭，向關溝口這一帶我們的主力攻擊，我們要——守命令，把主力三營十二連調

到右翼，從右翼新佔領的山頭向敵人的背後攻擊，這關溝口的防務只留十二連少數的兵力，假作聲勢，我要——

附B　團長這話固然不錯，但不是太冒險點了嗎？

團長　我已經決定了！

附B　我想團長還是考慮考慮！

團長　沒有什麼考慮！為了我們中華民國國土的完整，就是把我這樣多的弟兄死光，我也絲毫都不惋惜的！我要自己親上去督戰，不過這守山溝口的少數兵力……

附B　（決定的）我願意担任！

團長　你曉得這是敵人砲火的目標，担任這個防務是很危險的。

附B　團長，這是什麼話？你自己受了這樣重的傷，還不顧性命的要去截擊敵人的後路，我難道……

團長　你不怕嗎？

附B　中華民國的軍人是不會想到怕字的！

團長　好，你不愧是我的弟兄！那麽，這一帶的防地我完全交給你了！

附B　團長放心吧！

團長　再見！（欲下又止）記住，你的職務只是遙爲聲勢，不要跟敵人火拚。

附B　團長，我曉得了！衞兵，你來！

衞兵　是！

（附B把衞兵拉在一邊，輕輕的說。）

附B　你要注意團長已經受傷了，千萬小心，必要的時候——

衞兵　我會保護他，萬一敵人的槍射在他的身邊，那時我的身體自然會成爲他的牆壁。

附B　你能夠這樣嗎？

衞兵　王八旦說假話！

團長　（焦躁的）怎麽這們多講不完的話，把鬼子打敗了再講不行嗎？

衞兵　是！

（方欲扶團長下，鄉農甲急語。）

鄉甲　團長，我也要跟你去！

鄉丙　我也去！

鄉乙　我們全願意去！

團長　不，弟兄們！你們還是留在這兒吧！這兒的防護是一樣的重要，你們的幫助，對我們已經是太大了！

鄉丁　我們怕……怕……

團長　怕什麼？

鄉丁　怕團長再受了傷……

團長　弟兄們，我們軍人的身體，是應該用槍彈來培植的，記住，要是我們得了手，我就要親手把我們的國旗插在山頭上，要是——

（偕與衛兵下。）

（敵方的砲火更猛烈。）

鄉丙　（沉寂了半天）你說團長……

附B　他不會的！

兵甲　團長如果再受了敵人一點傷，我們就要把敵人全都打死！

鄉乙　對，弟兄，你說的對！

附B　好，你們守在這兒吧！我要到那邊去看看。（下）

（激烈的槍聲。）

鄉丙　（問兵乙）喂，你打死幾個鬼子？

兵乙　我呀！嘿，老鄉，你猜吧！

鄉丙　我——

兵乙　你猜不着，是不是？一個，有一個我一刺刀沒扎着，給跑了！你別小看鬼子腿短，跑的可快——他奶奶的！

鄉丙　我也要親手殺幾個鬼子，才痛快！

兵甲　別忙，總有一天會輪着你，咱們團長說的——他說——我也記不清楚，反正殺完不就是了！就這們砰一聲，就殺——

（遠處喊殺聲，「殺呀！殺鬼子呀！」）

鄉丙　（激動的）殺！走，去殺！為什麼不走？為什麼不走？怕死嗎？給我槍，

給我槍！

兵丁　安靜一點吧！老鄉！

（鄉乙把他扶臥在麻袋旁。）

鄉甲　唉！眞要命！又是這一套，他這股勁可眞夠瞧的，一上來就——嚇唬人嗎？簡直是——

鄉丁　唉！也難怪他，像我，光桿一條，現在把幾毛錢給了當兵的，更沒牽掛了！人家一個娘們整日價陪在身邊，忽地叫日本兵給宰了，怎麼不心痛，要我也受不了，受不了！

兵甲　老鄉，你幹什麼的？

鄉丁　我呀！當長工，一家人早就死完了！我告訴你吧！我的東家才叫慘呢！我那個東家，——他們都知道！——

鄉乙　誰不一樣，我的田，我的蘿菠，日本鬼子也會趕時候，湊巧在蘿菠快出土了！他就來了——眞不是人養的！

鄉丁　可是我總覺得我的東家最慘：那老傢伙，做了一輩子老好人，臨死連個整

屍首全沒撈着！聽說打仗了，他還說：「他們打他們的仗，咱們種咱們的地，誰有福做天下，咱們就做誰的人！」好，這一下鬼子可眞來了，我入他祖宗，一來就把老傢伙給綁上了要錢，沒有，像他是生就的寃家，釘，用刀扎，扎的老傢伙就像豬一樣的叫，鬍子全白了，你想想——

兵甲　我們團長說，——說——他說——鬼子他媽的一個也不是人，我們的老百姓都被他們殺光了！

鄉丁　所以說嘍，這一下我可想開了，留下這條命落在鬼子手裏也沒有好，乾脆就幹他個小舅子。

（遠處喊殺聲：「殺呀！殺鬼子啊！」）

（機槍聲甚密。）

兵乙　你們聽，怕是團長他們已經抄了鬼子後路了！

兵丙　是眞的嗎？

兵甲　你怎麼曉得？

兵乙　我聽聲音聽出來的。喊衝鋒的聲音有一個是團長的！

鄉甲　老鄉，別開玩笑，這怎麼能夠……

兵乙　哄你是王八旦，我們團長的聲音粗，有點兒——反正我一聽就曉得，好，四年了，天天給我們講話，我還聽不出來！

（又一陣喊殺聲。）

兵乙　（沉默的聆聽）這次就沒有他的聲音！

鄉甲　怎麼？

兵乙　這次他大概是忘了喊了！

鄉甲　別是，別是——

兵丙　別瞎說，聽！

（又一陣喊殺聲。）

（槍聲緊密。）

兵乙　（聆聽微笑）又有了，又有了！我說他怎麼會忘了！

兵甲　怎麼團長還不把國旗插在山頭上！

兵乙　又不是拉屎，這麼容易！

鄉丙　好，我們抄了鬼子的後路了，去殺，去，給我們的老婆報仇——

（當他衝出麻袋防線，衝上山坂的時候，恰有一個砲彈落在他的身邊。）

鄉丙　噢！（他身體搖擺摔倒山坂上。）

（衆人在這時候，都被砲彈震聾了耳朵，急忙臥在麻袋後面。）

（半天。）

鄉甲　瘋子那兒去了！瘋子呢？

兵甲　快，別是受傷了吧！

（兵甲乙急衝出，扶農丙入防線內。）

兵乙　老鄉，老鄉，老鄉。

鄉丙　（漸蘇醒，突然從地上躍起）殺，殺鬼。

兵丙　弟兄，你受了傷了！

鄉丙　啊！（漸覺傷勢沉重，不支欲倒。）

（兵乙急忙扶住他。）

兵甲　弟兄，你覺着怎麼樣！

鄉丙　（突然喊）那是誰？（指鄉丁）你，怎麼是你，你沒有死，你還活着，你怎麼來的，啊，告訴我，你怎麼囘來的，你還活着，哈，天啊，你還活着！哈！

鄉丁　（在死一樣的沉寂中莫知所措）我……我…眞他媽的，我正得楞，正得楞！

兵乙　弟兄，安靜點，這兒沒有誰，他受傷了！

鄉丙　沒有誰，她那兒去了，方才不是她跟我說話嗎？（囘憶）啊，她死了，她死了，被日本鬼砍死了，我再也看不見了哇！

兵甲　弟兄，別太興奮吧，你受傷了！

鄉丙　啊，受傷，我沒有傷，我……我要去殺去……（聲音漸微。）

兵甲　弟兄，你眞的要跟我們死在一道嗎？弟兄，你眞的要跟我們死在一道嗎？

（稍沉寂。）

鄉丙　（掙扎起來）不，我，還沒有殺一個鬼子，我要活着，活着跟鬼子們拚命！

兵乙　放心吧，弟兄，我們會給你報仇的！

（又沉寂。）

鄉丙　（又掙扎）不，我還沒有看見山頭上的國旗……我……們……的……國旗……

（聲音漸微。）

兵甲　（窒息的）死了！

兵乙　（呆呆地）死了！

（天色漸明。）

兵丙　天亮了！

鄉丁　那是什麼！

兵甲　什麼？

鄉丁　那一塊紅的，那兒。那兒，在風裏飄擺的。

兵乙　我們的國旗！

兵甲　國旗！

鄉甲　（撥弄着鄉丙的屍首大叫）國旗，國旗，團長得手了，團長得手了！

兵甲　弟兄們，我們衝上去！

兵乙　衝上去！

鄉丁 （乘急擁下，鄉丁不下。）

（呆然久立，慢慢的拾起一把鐵鍫，向丙屍說）你看見吧！咱們的國旗豎在那個山頭了，鬼子的槍也不打了，咱們勝了！現在他們都衝上去了，你怎麽不晚死一會呢！（用鐵鍫鋤地）讓我來把你埋在這兒吧！這兒雖然不是你的家，可究竟是咱們自己的土，等到有一天，把鬼子都殺光，我會去找你老婆的屍首的！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們埋在一起，你放心好了！

（他正在自言自語的掘着地，教官上。）

教官 你一個人自言自語的幹什麽？

鄉丁 先生你看，太可憐了，我……

教官 怎麽，死了！

鄉丁 死了，死了，我給他掘個坑，好讓他入了土，也安心一點！

教官 （感慨的）我們要給所有死難的民族英雄掘個坑，把他們合葬在一起，讓他們的烈骨永埋在我們的國土下吧！只爲憑了他們的血戰，我們的國土才得以保全，我們的敵人才趕跑的！

鄉丁　先生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教官　沒有什麼！

鄉丁　是不是我們的弟兄死的很多？

教官　很多！

鄉丁　（突然的）先生，求求你！

教官　（吃驚的）什麼？

鄉丁　求你和團長說一聲，讓我也跟着他們去當兵，去打日本吧！

教官　怎麼？

鄉丁　給我一支槍，讓我也親手去殺幾個鬼子，我要給他們報仇，我也要做個民……民……

教官　民族英雄！

鄉丁　是的，是的，求你和團長講一聲！

教官　好的，團長呢？

鄉丁　團長，那兒，那兒，……你看！（指遠處山頭。）

教官　（吃驚可是興奮的）國旗！

鄉丁　嘻嘻，是團長親手插上的！

教官　（大呼）我們的國旗插在敵人的根據地了！

（外應：「我們的國旗插在敵人的根據地了！」）

（衞兵等攙扶着團長上。）

教官　哦，團長，我們完全勝了！

團長　（癡呆的）完全勝了！

教官　在太陽沒有出來之前，我們眞的完成任務了！

團長　（隨和的）完成任務了！

教官　我們總算給了敵人一個教訓，把他們完全消滅了！

團長　完全消滅了！

教官　八個山頭我們都奪囘來了！

團長　奪囘來了！

教官　國旗又飄蕩在奮鬪的天空了！

團長　天空了！

教官　團長！有一封信！

團長　誰的？

教官　三個團附寫給我的！

團長　說什麼？

教官　請我轉告團長，要我念給團長聽嗎？

團長　好吧！

教官　（讀信）「我官兵雖傷亡殆盡，刻僅留數十人，然兄等三人已對天盟誓，至死絕不後退，卽有一兵一卒，亦决抵抗到底，請轉告團長，勿爲牽慮爲禱……」

團長　（神經錯亂的）到戰鬥指揮部去！

教官　什麼？

團長　看看還有幾個人剩在在那兒？

教官　（含淚的）團長。

團長　看看我的弟兄，我的朋友，我的戰友，還剩下幾個人，還留下幾條性命

教官　團長，你的意思是……

團長　（對衞兵）李連長抬下去了嗎？

衞兵　抬下去了！

團長　弟兄們的屍首都抬下去了嗎？

衞兵　都抬下去了！

教官　團長不要難過……

團長　（注視着教官，半天，突然放聲大哭。）

衞兵　團長！團長！

團長　（哭聲）他們都離開我了，叫我怎麼辦，叫我怎麼辦啊！

教官　團長不要太悲傷了，我們這次的戰役，是光榮的，他們雖說死了，但是死的有價值，死的光榮，死的……

團長　他們果然這一戰裏完畢了他們的責任，光榮的保障了奮鬪，可是我呢？把我一個人留下幹什麼？叫我怎麼對他們的父母妻子啊！

教官　…………

團長　這三千多學生，這幾年來，沒有一天不在我的身邊，沒有一天不跟我生活在一塊，他們對我，眞是太熟習了，有時候不管他們那一個從我的窗下經過，我從他們的脚步聲裏，從他們走路的輕重快慢裏，我就可以分辨出那是誰，我就可以叫出他的名字，我只要一叫，他立刻便在我的身邊，但是現在叫我去叫誰呢？去叫誰呢？

教官　但是，團長，舊關卻堅實的踏在我們的脚下了！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是不會遺漏下他們的名字的。

團長　是的，他們的志願是達到了，我辛辛苦苦造就的學生們都盡了，他們的職責了，全中國的老百姓都會感謝他們的，全世界的人都會欽佩他們的，哈哈哈！（聳聲狂笑。）

教・衛　團長！

團長　他們死的好，死的好，日本鬼子嘗到教訓了！

教官　他們死的人比我們加多三倍呢！

團長　可是，可是——去，照呼照呼我那些戰友的屍體！

教官　是。（下）

團長　你也去吧！

衛兵　怎麼？

團長　到第一綫去告訴團附，說他們的信我已經看過了！

衛兵　（遲疑的。）……

團長　怎麼，你難道不去嗎？

衛兵　我去，我去！（遲疑的下。）

（團長徘徊彳亍，悲不自勝。）

團長　（從腰際摸出手槍，一面自言自語）親愛的各官長士兵們：我們數年相處，艱苦同嘗，此次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你們英勇的作了壯列的戰鬥，雖然死的死了，傷的傷了，但是爲了民族解放與自由，我想你們一定也是生者安心，死者瞑目了。我此時雖然感覺到此次犧牲的光榮，但囘想你們與我相處數年，又實難抑制悲傷的情緒，我覺得惟有死方可痛快，所以我

決定了我的一切。……（他舉槍作勢。）

鄉丁（急衝出）團長！

團長 誰？

鄉丁 我，是我！

團長 你呀！

鄉丁 團長幹什麼？

團長 沒有什麼，我方才的話你聽到了嗎？

鄉丁 團長，你要記着給我們報仇啊！

團長（不語。）

（教官上。）

教官 團長，總指揮的信。

團長（急接過看畢。）

教官 說什麼？

團長 無非是鼓勵我再接再厲的信！

教官　怎麼，難道團長竟準備不再……

團長　…………

教官　團長，正因爲這次光榮的抗戰，你要更加對自己保重，我們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我們的責任是不能完的！

團長　瞎！你怎麼知道

（外面人鼓譟。）

教官　誰來了！

鄉丁　有很多東西，你們看！

（兵甲、乙、丙、丁及鄉甲、乙，推了很多戰利品上。）

兵甲　團長，你看，這些鬼子的東西都給我們奪過來了！

鄉甲　（舉鋼盔）這是鬼子戴的鋼盔！

鄉乙　（舉子彈）這是鬼子用的子彈！

兵甲　還有機關槍！

兵乙　還有暖水瓶！

兵丙　還有匣子砲！

兵丁　還有鬼子的旗呢！

[illegible]　團長，這兒有一件鬼子的大衣你來穿上吧！

[illegible]　團長，我們什麼時候，再去奪鬼子的東西啊！

團長　（逐漸興奮起來——大聲急呼）我們就要去奪的，我們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就像修橋一樣，烈士的忠骸越多，我們的橋樑越堅固，我們的幸福和自由，才越有保障呢！弟兄們，我們幹吧！

（衛兵上。）

衛兵　團長，我已經見過團附了，這兒有一把鬼子的指揮刀，團附叫我獻給團長！（獻刀。）

團長　（接刀，越興奮）好，日本強盜的末日到了，他們的指揮刀也不靈了，弟兄們，我們準備幹吧！

衆人　幹呀！幹呀！幹呀

幕落

壯丁

注意一

演出此劇時，爲了獲得實際的效果，最好使觀衆不要知道這是在演戲●戲裏的某幾個場面尤其重要。演員的化裝要簡單自然，不要太誇張。

注意二

演員在演這個戲時，要注意和觀衆答話，最好是把觀衆也拉到戲裏來。在某幾個部份尤其重要。這兒寫下的台詞，不過是略備一格，作爲根據，演員可以根據觀衆情緒的發展而變更的。

這個戲適用於鄉野的小村鎮。最好是路旁的廣場，假如離廣場不遠還有

幾株樹的話，就更方便。

劇中人

男學生——宣傳隊員
女學生——宣傳隊員
鄉民甲——四十餘歲的土財主
鄉民乙——五十餘歲
壯丁丙——二十餘歲
女　子——壯丁丙之妹
壯丁甲
壯丁乙
觀衆若干人——人數不必固定，混在觀衆裏面領導觀衆講演，其主要目的，爲使觀衆與戲打成一片。

演出最好用方言

假如方便的話，男女宣傳員最好用一面鑼，沿鄉村的街道敲一敲，把所有的人都邀到廣場上去。

這樣戲便開始

當農民已逐漸往廣場上集攏的時候，飾演觀衆的人便要在這時混在農民羣裏，和他們開始談話。談話最好選擇壯丁，並且一直到戲完，不要和他斷了關係。

談話的方式

觀衆　幹什麼呀，這是有什麼事麼？老哥？

對手也許曉得那最好，你可以引申幾句，如果他不曉得他一定會說：

「嘿！我也還不知道呢！」

觀衆　我聽說這兩個洋學生是賣畫兒的，有很好很好的畫，全是這個女的畫的。

對手也許答言，也許不答言。

觀衆　貴姓啊！你老兄？

——對手這時會告訴你名字。

觀衆　就住在這塊兒嗎？

對手自然會說：「就住在這塊兒。」

觀衆　（這時，不管對手問不問——問時最好，不問也要說：）嘿，賤姓王，叫王貴，是來找親戚，逃難的，咱們家鄉眞不得了啊！

——對手自然會問你：「怎麼！」

觀衆　徵兵啊，簡直是拉夫嘛！你想，國家打仗，咱們老百姓放着太平日子不去過，犯着去賣命嗎？只好躲躲！你們這兒怎麼樣？

——對手這時也許會告訴你很多話，也許不告訴。要隨機應變，把徵兵的意思告訴對手。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問題扯得太深，並且自己雖說以逃難的姿態出現，但却要把：「老百姓不上前綫，日本人打過來其實會更慘」這種的意思暗示給對手，如講些傳聞的故事之類；舉例來說：

觀衆　其實鬼子他媽的聽說眞不講理，打到什麼地方，就殺到什麼地方，有的地

方連祖墳全給挖了……

——要預備一點香烟之類，以備冷場的時候，好用來救急，自己裝作吃烟，同時要讓給對手吃。

觀衆　請吃烟！

——對手也許要跟你客氣，說：「不客氣！」

觀衆　來吧，來一根，客氣什麽，咱們都是中國人，鬼子打來的時候，恐怕連烟也沒的吃了！

——這樣談話便重新開始，一直繼續到廣場上，圍攏來，看到男女學生的畫片的時候。

觀衆　看，我說是賣畫的吧，那不是畫！

——這是開始談話的方式之一，演員自己也可以換別的方式。但要注意這裏面的幾個要點：一，徵兵問題的提起。二、關於日本人打來的時候，就沒法生活的暗示。三、談話要和藹，誠懇而親密。

——男女學生持宣傳畫，這畫是一種時事的特寫。畫要單純簡明而有力，

最要緊的是要使觀衆懂，並且愛好。畫爲了容易使觀衆觀覽，最好是掛在竹竿上，可以翻閱。

——鑼聲一停，女學生就打場子。打好場子，男學生就可以開始演說：演說的方法是以畫爲主體，以引動觀衆的興味。

第一幅畫是寫「九一八」的故事：畫着一個兇惡的日本人，佔據在瀋陽城上大吃大嚼。城門樓上掛着幾個屍首，有小孩，婦女，老年人。城外遠處有義勇軍用槍向城內作射擊狀。

男生　（向觀衆）諸位老鄉，我們既不是走江湖賣藝的，也不是賣畫兒的。我們兩個都是學生，本來在上海念書的。現在上海給日本鬼子佔去了，我們的學校也讓日本小鬼的炸彈給炸壞了，日本小鬼在上海，現在是到處殺人放火，我們不得已，才從上海逃出來。逃出來以後，就把在上海時的所見所聞，畫了幾張畫給老鄉們看看，日本小鬼是怎樣欺負咱們中國人，這畫上畫的，全是眞事！

飾演觀衆的人要於此時跟觀衆答話

「呦，老鄉，這兩個人原來是學生啊！」

「看，那個大概是日本鬼了，他媽的多兇！」

「那幾個吊在城門樓上的一定是中國人，讓日本小鬼給殺掉的！」

等等，要注意觀衆的話，把那話記錄下來，以後仿此。只要有機會，便要和觀衆問答，但以不妨礙男女學生的戲爲原則。

男生　諸位老鄉，請看這畫兒，這是六年前日本鬼子佔領我們東三省的故事。這個城是瀋陽城，這個人是日本人，你們看，日本人把我們的瀋陽城佔據了在那兒大吃大嚼，他吃的是我們中國人的血，他嚼的是我們中國人的肉，中國人不管你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被他們殺掉，掛在這個城門樓子上了。諸位老鄉，我們難道就這麼忍了下去嗎？我們難道會甘心嗎？不，你們看，許多老百姓已經拿起槍，準備跟他們的父母妻子報仇了！

——這時飾演觀衆的人要設法爲觀衆講東北的故事。

——女學生把畫翻過去，第二幅出現在觀衆面前。這第二幅是畫的通州縣城，城裏城外都滿了煙鬼賭鬼一類的人物，日本人站在山海關頭狡猾地笑

着。

女生　諸位老鄉，請看這一幅畫。日本人佔了我們的東三省，還不夠，又佔去了我們的熱河；還不夠，又想進一步佔領我們的華北；佔領華北之前，先佔了我們的冀東。諸位請看，這冀東的老百姓在日本人的壓迫之下，都變成鴉片煙鬼了，都沒有好日子過了。田地被他們霸佔了！壯丁都被他們拉去做工，做完工又都投在河裏淹死了！請諸位想想，這亡國奴的滋味，是人受的嗎？

觀衆說：嘿，做了亡國奴還不如死了的好！

嘿，要是眞死了，倒沒有什麼，就怕不生不死，天天受日本小鬼的氣；那才糟糕呢！

第三幅畫，是蘆溝橋的故事。蘆溝橋上有雄糾糾的中國兵，橋旁有許多老百姓逃難，遠處日本兵在放砲……

男生　諸位老鄉，再看這一幅，這就是去年七月七號的事。鬼子要佔領我們的北平，佔領我們的天津，佔領華北五省，就在蘆溝橋找岔兒，向我們的守軍

開砲了。現在天津，北平，太原，綏遠，濟南這些華北的大城市，已經都給日本小鬼佔據了。那地方千千萬萬的老百姓，已經都被他們殺光了！

——觀衆說：「日本人這麼厲害呀？」

男生 不，不是日本人厲害，是我們老百姓太軟弱了。日本小鬼打來的時候，老百姓待在家裏等死，這怎麼行呢？現在華北的老百姓就已經很知道死是不行的了，所以都拿起槍，跟日本子鬼打起來了。諸位老鄉，你們說還是等死好呢，還是趁着日本人沒打到，拿起槍來把他們趕跑好呢？

女生 自然是現在就拿起槍的法子好。你們看這第四幅畫。這是描寫上海戰爭的，在去年八月十三那一天，我們中國的軍隊，和日本小鬼在上海打起來了，足足打了三個多月，打死了不少的日本兵。現在日本人已經把上海佔去了，正向我們這兒打來，打到一處，就殺光一處，逃也逃不掉，因爲你逃到那兒，他們就追到那兒，除了當兵上前綫，把鬼子趕跑是沒有別的法子的。

——觀衆說：「怎麼？聽見了沒有？老哥，看這樣子逃也也逃不掉啊！」

「日本鬼子眞這麼兇，見人就殺嗎？」

「除了當兵以外，看樣子家是保不住了！」

——正在這時候，觀衆羣裏有些騷動，大家都爭相問訊，有兩個人：鄉民甲、乙互相扭着擠進來。

鄉甲　（向男女學生及觀衆）動問一聲，你們那位是區長？

男生　我們這兒沒有區長，他不在這兒。

鄉甲　（看了一會）啊，也好，也好。就請大家評評理吧，這小子實在太不講理了，我非得請區長辦他不可！太可惡了！

鄉乙　（也不禁勃然）是我不講理，還是你不講理？你他媽的別跟我裝蒜！

鄉甲　什麼？你還敢罵人嗎？

鄉乙　誰罵人咧？啊，你們諸位聽見了，誰罵人咧？

鄉甲　沒罵人，你是放屁呢！老子出了錢，受騙，還要吃官司！哼，便宜全被你佔去啦！

鄉乙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鄉甲　還錢來！

鄉乙　錢又不是我拿的！

鄉甲　沒錢拿人來！

鄉乙　人又不是我的兒子！

鄉甲　（大怒）我打你這個王八旦！

鄉乙　什麼，哈，眞是反咧，造反咧！

男生　啊，兩位老鄉，你們究竟是什麼事啊！

——觀衆「你們究竟什麼事啊？」

「這兩個人該不是瘋子吧？」——

鄉甲　諸位，你們聽，前些天——啊，這才幾天啊……

鄉乙　（插嘴）諸位，完全不是這麼囘事！

鄉甲　你還有話說呀，你……

男生　別嚷，別嚷，讓你先說，你說吧！

鄉甲　是這麼囘事，不是說徵兵嗎？我家可騰不出人來，唉，人那有胆子去當兵

女生　啊！一聽到兵字，怕都怕死了，正愁着沒辦法的時候，可巧他來了，我們一談天，他說他有辦法！

鄉甲　他有什麼辦法呀？

鄉乙　你們諸位不曉得，他是個人販子！

男生　胡說！幫你的忙，你反要血口噴人嗎？

鄉甲　我曉得了，一定是你出錢，他出人，買了個人替你去當兵了！

鄉乙　嘿，三百塊呀，三百塊錢託他給找了個人，兩下都說好了，誰曉得他的人方入了伍，還沒有到前線就偷着跑了。弄得上頭到我家裏來找人，交不出人來就要吃官司，你想，這不是要我的命嗎？

鄉甲　諸位請想想，軍營裏的規矩，人能跑得出來嗎？那個人——分明是他謀害了

鄉乙　你說什麼？

鄉甲　諸位請看，我才說了這麼一句，他就怕得這個樣子，一定是他謀害了。這個人，本來是我家裏的長工，一個外鄉人，就住在我家裏的！

鄉甲　這眞是——我怎麼會謀害他呢？我怎麼會……

鄉乙　你怎麼不會呢？你一定是捨不得三百塊錢方把他殺死的！

鄉甲　錢又不在他身上！

鄉乙　爲什麼不在，你以爲我會吞掉他那三百塊錢嗎？——哼，算我瞎了眼，白交了你這個朋友，白幫了你的忙，這裏面，我一點好處都沒有；錢全交給他了！

鄉甲　眞是豈有此理，太陽老爺在上頭，你黑心說話可不行！

鄉乙　我告訴你吧，你不找我，我也要找你！現在他的家裏來人找他了，在我的家裏哭哭啼啼，你還找人吧！

鄉甲　我不管，你給我找人去！

鄉乙　你還我的人！有了人！還你三百塊錢！

鄉甲　錢不要，要人！

男生　（向鄉甲乙）對不起，這個人家眞有人來找嗎？

鄉乙　誰還說假話，一個女人，自己說是他的妹妹，瘋瘋顛顛的！嘴裏胡說一

氣，找不到她哥哥，就要尋死！

女生　他是什麼地方人？

鄉乙　××人！

男生　那個地方不是已經給鬼子佔了嗎？

鄉乙　所以他妹妹才逃難出來了呢！

男生　現在她在那裏？

鄉乙　在那兒，我也不曉得，（指甲）要問他才知道！

鄉甲　我怎麼知道，我正要問你呢！

男生　（向鄉民乙）我是問你他妹妹在那兒？

鄉乙　誰曉得她跑到那兒去了，這個女人簡直是個瘋子！

——觀衆竊竊私語：「瘋子！」

鄉乙　嘿，你們諸位不曉得，這個女人也不是好惹的，一聽說哥哥去當了兵，那股子勁，就比死下人還難過，看樣子怕……我說諸位，我真怕她去尋死呢！

男生　那麼，你是不曉得她哥哥到什麼地方去了！

鄉乙　我要曉得，我就不是個人養的！

男生　你也不曉得！

鄉甲　我曉得個屁！

男女學生　這可眞怪了！

——觀衆竊竊私語：

「眞有點奇怪！」——

「我們去問問他！」

「別管他的事！」

——諸如此類。

——突然觀衆有人說：「該不是有人把他藏起來了吧！」

鄉乙　（作不屑狀，未理會。）

鄉甲　誰？誰把他藏起來啦？誰？

——觀衆不語。

——衆人正在尋思這件事情的時候，觀衆中忽然起了一種騷動。

民衆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男生　（遠望）那兒出了什麼事了！

——當這種騷動瀰漫了全體觀衆的時候，遠處，有人焦急而恐怖的喊嚷：

「救命啊！」

——「救命啊！」

女生　（大驚）有人上吊了！

男生　快去看看！

——大家都一窩蜂地往出事地點跑。

——出事地點——其實是預先佈置好的——最好在一顆樹底下，樹下還有一根繩子，捆在那兒。上吊的女人已被放下，兩個壯丁守在旁邊。女人面色慘白，儼然死屍的樣子，嘴角最好有點白沫。男女學生最先跑到。

男生　怎麼了，這個女人怎麼回事？

壯丁　嘿，快不要說起，我們兩個到××軍去報到，打這兒過，突然看見這個女子在上吊，大家快想辦法。

男生　本地有醫生沒有？

女生　看看還有沒有氣！（她俯倒聽）還有氣，那位給她拿碗水來！

——飾演觀衆的人趕快發動人去取水。

——在忙亂的時候，飾演觀衆的人可以和觀衆作如下的問答。

——「這是誰的女人？」

——「不曉得。」

——「也是外鄉人嗎？」

——「嗯。」

——「哦，眞是可憐！……」

（鄉民乙從人叢中搶出。扭住鄉民甲的領口。）

鄉乙　好，好，眞的尋死了！我找你算帳！我看你……

鄉甲　（畏縮地）怎麼，怎麼？——這關我什麼事？

鄉乙　關你什麼事？好，這就是他的妹妹，你把他哥哥害了，還關你什麼事？

鄉甲　（莫知所措）眞……

鄉乙　（理直氣壯）走，咱們打官司去！走！

男生　喂！這兒都死下人了，你們還吵！怎麼這麼沒人心？（兩人默然）

——女學生一直在爲女弔死者行人工呼吸，忽然興奮地喊：「有活氣了！她動起來了！」

鄉乙　這更好了，她活了，咱們可以問問她。

——觀衆中有人說：「不用問，準是你把他藏起來了！」

鄉乙　什麼——哈！我爲什麼藏他，你怎麼知道！

（女屍漸活動。）

女生　喂，喂，醒醒，醒醒。你有什麼委曲，說給我們大家聽聽，喂，怎麼尋短見呢？

——一直叫喊着。

（女屍睜開眼睛。）

女生 （大呼）喂，你醒了嗎？你活了嗎？

——女屍掙扎。

——女學生扶她坐起——

——女屍突痛哭。

——哭聲太慘！

——觀衆彼此對話：「眞慘！她一定有什麼寃枉！」

「他哥哥究竟到那兒去了？」

「這裏面一定有什麼花頭！」

——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人自外面衝入，一面喊：「妹妹！」「妹妹！」

壯丙 （衝入，看見痛哭的女屍，急跑向前，兩人抱頭大哭）我聽說弔死人了，想不到是——

鄉甲 （忽然驚悟）這不是吳傻子嗎？喂，我正找你，好極了，好極了！

鄉乙 （瞠然不語。）

鄉甲 （趨前）你怎麼逃回來的！快說，快說！

（兩人仍大哭。）

鄉甲　喂，你怎麼逃回來的？……

男生　你不能等會兒再問嗎？

鄉乙　（欲湊到壯丁丙跟前去講話，又遲疑。）

壯丙　（哭着說）妹妹，你怎麼弄到這個地步，聽說咱們的家，已經被鬼子佔去了，是嗎？

女子　……

壯丙　爸爸呢？媽媽呢？弟弟呢？

女子　……

壯丙　他們爲什麼沒跟你一道來……

女子　哥哥，咱們活不下去了！

壯丙　怎麼？

女子　爸爸，媽媽，弟弟都被日本鬼殺死了哇！

壯丙　（大驚）什麼，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妹妹，你瘋了嗎？

女子　哥哥，我一點也沒有瘋，我親眼看見的啊！

壯丙　啊！（呆立不語。）

女子　在三月卅日那一天，爸爸從外面回來，說前綫上吃緊，咱們的家恐怕要保不住了！那時候，大家都以爲逃命的好，爸爸不肯，說日本人也是人，咱們也是人，咱們本本分分的做個老百姓，又不招他又不惹他，他又何犯着損害我們呢？可是媽媽害怕，媽媽看見日本人就哆嗦，一定要逃命，爸爸不肯逃。我記得，媽媽和爸爸，爲了這個事，還大吵了一頓……

壯丙　……

女生　那麼，以後你怎麼逃出來了呢？

女子　以後越來越不對了，村子裏的人全快逃光了，連硬心腸的爸爸心也軟了。再加上媽媽整天和爸爸吵嘴，爸爸就讓媽媽帶了弟弟和我逃出來，他一個人留在家裏，說等太平了再回去，可是，現在叫我們回到那兒去呢？

壯丙　那麼，你怎麼曉得爸爸被鬼子殺了呢？

女子　你聽我說，我跟了媽媽和弟弟逃出來，跟着難民們在一起走，滿以爲命可

以保住了，誰知道日本鬼子的飛機天天在頭頂上飛，天天在我們頭頂上擲炸彈，天天用機關槍向我們打，有一天在一個地方，我們實在走不動了，坐下歇了歇脚，人已經三天沒吃飯，實在餓得受不住了，媽媽就給了我幾毛錢，讓我到附近去買點東西來吃，可是等我把東西買回來的時候……

壯丙　怎麼樣？

女子　萬惡的鬼子的炸彈，已經把媽媽和弟弟炸死了呀！我找到了媽媽的尸首，媽媽就只剩了一口氣了，媽媽說：你快逃吧，別管我了。可是，哥哥，讓我逃到那兒去呢？我能逃到那兒去呢？

壯丙　（痛哭。）

女子　我走着走着，碰到了咱們村裏的張大叔，張大叔在日本鬼子打來的時候，並沒有逃，他拿了一根槍，躲在一個地方，打死好幾個鬼子。張大叔說，鬼子進了村子就把爸爸捉住了，問他要錢，問他要米，問他要女人，就這樣活活地把爸爸打死了！

壯丙　……

女子　幸虧張大叔指給我路，讓我來找你，好容易走了七天七夜，才找到你這地方，可是這位先生（指鄉民乙）又說你也在前線打死了，弄得我找又找不着你，住也沒有地方住。

壯丙　張大叔呢？

女子　張大叔又上前線去打仗了，他說要想保住我們的家，保住我們的命，除了跟鬼子拚，除了把鬼子趕跑，是沒有辦法的！

壯甲　對了，你張大叔說得不錯，除了跟鬼子拚，簡直沒辦法活下去。

壯乙　等在家裏是死，逃命也是死，我們也是到前線入伍，去打鬼子的！哦，我們還要趕路呢，我們要走了，再見吧，諸位！

壯丙　等一等！（兇猛地向鄉民乙）誰跟你說我在前線打死了！

鄉乙　……

壯丙　你這個鬼東西！……

鄉乙　（陪笑）咯，這你何必介意呢？我因爲……

壯丙　因爲我想乘機發財是不是？

鄉乙　你看，這又……

壯丙　你他媽給了我五十塊錢……

鄉甲　（大驚）怎麼？他只給了你五十塊？

壯丙　讓我冒充別人的名字去當兵，報了到，又讓我逃回來。

鄉甲　這全是他教你，哈，哈！

鄉乙　（欲走狀。）

壯丙　（拉住他）別走，逃回來，你又讓我藏着，又告訴人我已經死了，又想逼死我的妹妹，你他媽是存的什麼心！

——觀衆中有人喊：「簡直是狠心狗肺嗎！」

「揍他！」

壯丙　要不是我聽說弔死了人，跑出來看看，我的妹妹說不定真死了呢，你這個……

鄉甲　喂，諸位，這可明白了，全是這小子耍的鬼，拿了我三百塊，只給他五十塊……

壯丙　我問你……

鄉甲　嘿，你先別問他，我倒要問問你，錢不錢都是小事，你倒是快去替我當兵啊，上面追得很緊呢！

壯丙　嘿，我是要去當兵的，可不是爲你，爲我自己，我要給我的爸爸，媽媽，弟弟報仇！我不願意留在這兒等死，我馬上就跟這兩位去入伍！

壯丁甲乙　好，咱們走吧！

男生　等一等，我聽了這半天，現在方明白了，諸位，我講幾句話，大家看對不對？

——觀衆中有人喊：「你講吧！」

男生　我方才就說，日本鬼子想把我們的田，我們的房子，我們的錢，都霸佔了去，把我們的人都殺光，日本鬼子一天不趕走，我們是一天也沒有太平日子過的。諸位請看，眼前就是一個榜樣，他們的家被佔的時候，爸爸守在家裏，被鬼子殺掉了，媽媽逃出來，也被鬼子炸死了！日本鬼子打來的時

候，不逃是死，逃也是死！現在鬼子已經進到了××，眼看着就到我們這地方來了，諸位還是等死呢？還是上前線當兵把鬼子趕跑？

——觀衆中有反應。

男生　現在這幾位就要到前線去，他們是明白人，我們應該跟他們學，至於你（指鄉民甲）以爲用錢買個人替你去打仗，你就可以逃掉嗎？告訴你，這不會的！等到鬼子打到這裏，你的家，你的老婆，你的兒子，連你自己，全會給他們殺死的！要想保全你的家，就只有上前線！

鄉甲　……

男生　還有他（指鄉民乙），諸位，現在咱們國家已被鬼子欺負到這步田地，咱們的同胞，已被鬼子殺了千千萬萬，咱們的家，眼看着就不保了，他還想利用人家，自己發財。用狡猾的手段，收買壯丁，漁肉鄉里，送丁入伍以後，又讓他逃回來；逃回一個人就等於增加鬼子一分力量，因爲我們就少了一個人上前線！這種行爲足以幫助日本鬼子來殺我們自己人的行爲，幫助日本鬼子就是——

——觀衆大聲喊：「漢奸！」

男生　漢奸怎麼辦？

——觀衆喊：「送到官裏去槍斃！」

男生　好，我們這就把他送到官裏去槍斃！

鄉乙　喂，諸位，我是好人，我……

男生　（向壯丁丙）你上前線很好，你的妹妹可以交給我們，你放心……

女生　（向女）你跟着我在一道好啦，我這就到醫院去學看護，看護傷兵，幫着弟兄們打仗！

壯丙　好，妹妹，就這樣吧，你也可以為國家盡一點力，我們走了，到把鬼子趕出中國的時候，咱們再見吧！

壯丁甲乙　走吧，恐怕天黑了，路上難走！

（三人下。）

男生　（向鄉民乙）走，到縣裏去！

——（帶了鄉民等下。）

——飾演觀衆的人，這時要發揮更大的效果，開始以自己聯絡所得，盡自己的責任。倘是以前所舉的例子那樣出現的，便要向那位觀衆說：

——嘿，老哥，看見沒有，我的主意打錯了。還是回去報名入伍吧！把鬼子趕跑，才有太平日子過呢！你老哥覺得怎麽樣？

——這樣發展下去。

附註

此戲除鄉民甲乙爭吵一段，及女子上吊起至壯丁等下場一段需按台詞表演外，餘者均可視演出方便，自由發揮。

出征

時間　對日作戰的時候。

地點　臨近戰區之某城市。

人物　陳平仙

沈　勵

蔣君冶

女　僕

早晨。天氣很好。蔣君冶的家。蔣在這一個城市裏，似乎還有點排場。家裏的佈置却很素樸，但一望而知是並非貧困所致。主人似乎並無心佈置自己的屋子，一桌一椅都覺得放的不是地方。一句話，有點零亂。

兩個門，一門通臥室，一門通外面，這是個會客的地方。

開幕的時候，女僕正在企圖收拾房間，弄弄這兒，弄弄那兒，又端相一回，彷彿是無從下手的樣子。

僕　（叨唸着）這是個什麼人家，這個人家是……不是個人家！儘花冤枉錢，拿了東西胡糟蹋。從沒有看過這樣子的，小氣吧，又不是小氣，就是錢花不到個地方！瞧瞧，就不像個做事情的主——

（陳平仙匆忙的上。）

陳　娘夷，見鬼，你一個人講些什麼！

僕　沒講什麼，少奶奶！

陳　又少奶奶，又少奶奶，告訴你叫我陳小姐，總是少奶奶，難聽死啦！

僕　是嘍，少奶——

陳　什麼!?

僕　哦，小姐！

（陳忙亂的去找什麼東西，女僕也到一邊搬弄椅子，一面叨唸着。）

僕　小姐就小姐啵，沒見過這樣的主！

陳　（厲聲的）你說什麼！

僕　沒說什麼！

陳　你怎麼又搬那個椅子！

僕　我想把它搬到這兒，您看，它正擋着路！

陳　我不懂，你怎麼就這末多工夫，這末多閒情逸緻！

僕　小姐，你說什麼！

陳　我叫你放在那兒，別浪費時間！

僕　是嘍，小姐！（稍停，陳依舊亂找）您找什麼？

陳　報，報！

僕　（隨手拿給她）在這兒呢！

陳　你怎麼隨便亂去！

僕　不，那是您隨便亂找！

陳　（瞪了她一眼，急忙着去翻看報紙。）（半天。）

僕　小姐，今天早上吃什麼菜呀！

陳　（依舊看報，不理。）

僕　小姐，該上街買菜了！

陳　眞討厭，我在看報，你儘囉嗦！現在前方的戰事這樣吃緊，誰還顧的了這末多事！我正注意着戰事的發展，你却說：買菜呀，吃飯哪，討厭！

僕　可是飯總得吃呀！

陳　不是還有醬菜嗎！那已經很夠了！現在戰區擴大，難民增多了！我們這些人一定要省吃儉用才對得起他們！（又去看報。）

僕　（端詳着那把椅子，半天）小姐，我看這椅子，還是擺到那兒去的好！放在這兒實在不順眼！

陳　你這人，是怎麼回事！要是閒着沒事兒幹，我停會介紹你到難民收容所去服務！

僕　我是從難民收容所出來的嗎！

陳　（這一個新發現使她突然的丟下了報）什麼？你是難民嗎？

僕　是的！我是徐州人！

陳　可憐，可憐！

僕　家都被日本鬼子炸光了！

陳　請坐吧！

僕　像我這樣，能有碗飯吃，已經夠好了！

陳　請坐呀！

僕　你怎麼，不——我不敢——

陳　坐下談談！

僕　不，我站慣了！

陳　我相信你一定很吃苦了?!

僕　還算好，人都平安，沒死在鬼子手裏！

陳　你的丈夫也逃出來了嗎？

僕　是的！還有兩個孩子！他們現在還都在難民收容所裏！

陳　聽我說，你的丈夫應該去當兵！

僕　什麽！

陳　當兵上前線。只有把鬼子趕出中國，你們才能夠回家呢！

僕　我們也這樣想，要是我在您家裏過活的好，我的男人就可以去打仗了！

陳　你放心，從今天起，你算是我們家裏的客人了！瞎，總算我也替國家出了點力！我眞高興極了。這兒是一塊錢，拿到街上去買點菜，你想吃什麽，就買什麽，我今天午上請你吃飯！

僕　幹什麽！

陳　拿去，去呀！

僕　我害怕，你不是——

陳　去吧！去吧！怎麽還呆在那兒！

僕　這個主，眞難伺候！（下場，又上來）小姐，沈先生來了！

（沈勵上，他是這家裏的熟人，男主人公的好朋友。）

沈　密司陳，君治沒在家嗎？

陳　他一早就出去了！他是忙啊！

沈　哦，那我就等他一會兒吧！他大概是到八十五師的司令部去了！

陳　大概是，他要代表學生救亡總會去慰勞！

沈　去慰勞？

陳　自然嘍！去送慰勞品，八十五師就要上前線的！

沈　這我知道！君冶不是說——

陳　他說什麼，我可就不知道了！我們倆個都忙的很。他呢，在學生救亡總會，我呢，在難民收容所，還要到傷兵醫院，簡直忙得連見面的機會都很少！

沈　像你們這種脚踏實地幹的朋友，眞是少極了！

陳　嗐，不過是爲了國家！爲了國家，沈先生你看，連把屋子收拾一下的時間都沒有，椅子吧，不是椅子的地方，桌子吧，又不是桌子的地方，亂七八糟，亂七八糟，你不會笑話我們吧！

沈　那裏，我簡直欽佩之至呢！

陳　沈先生，我近來做了一件事情——

沈　啊！

陳　這當然是不値得提起的！

沈　爲什麼？

陳　因爲也並不値得驕傲！

沈　那一定是頂値得驕傲的！

陳　不過，請你給我批評！

沈　那兒的話。

陳　我招待了一個客人到家裏住——一個難民！

沈　哦，男的，女的？

陳　自然是女的……眞是可憐極了，她們從家鄉逃出來，受了大的刺激，男的要當兵上前線，又捨不下女的跟小孩，我就對女的說：你到我家裏住吧！因爲我想——

沈　是不是也在八十五師！

陳　也許是！

沈　眞是巧極了，八十五師明天一早就要開拔，正在補充人呢！

陳　那男的非上前線跟鬼子拚不可，我聽說——聽說——

沈　你聽說什麼！

陳　說是逃的時候，碰見鬼子兵，女的就給鬼子兵輪姦了！

沈　啊！

陳　又有什麼，貞操問題，在這種場合一點兒也不適用了！我們只有可憐她！

沈　他的男人要上前線，也許就爲了這個！

陳　還有更慘的呢！他的父母因爲要阻攔鬼子兵，就都被鬼子砍死了！

沈　媽的，這筆血債，他們總是要淸償的！

陳　（嘆了口氣）！噯——

沈　你這種行爲很好，是一個現代女子的模範，你不僅是救了一家人，還給戰場上補充了一個戰士！我相信他到了戰場上，一定會非常勇敢的！怪不得君治會——你幹嗎這們望着我！

陳　（她好像認眞又像游戲一樣的望着他）說呀，往下說呀！

沈　不，你望的我難爲情起來了！

陳 （溫存的）人家都說你跟君治是好朋友！

沈 這又何必說起呢！

陳 並且說你們長的樣子也很相像！

沈 我那兒能比的上他呢！

陳 方才你走來走去的講話——

沈 我請你別說下去咧好不好！

陳 你簡直是第二個君治嗎？

沈 眞是莫明其妙！

陳 你和他很相像，一樣高，一樣大，講話的姿勢也——

（君治匆忙上。）

沈 （解放了似的）他來了！

陳 你看，你們站在一道，不是很相像嗎？

蔣 老沈，你早來了！

沈 來了一會兒，事情都好了吧！

蔣　（有顧忌的）什麼事？

沈　你不是到八十五師去的嗎？

蔣　沒有？（吞吐的）我沒有！

陳　你沒有代表學生救亡總會去慰勞出征將士嗎？

蔣　是的，——我沒有！

沈　怎麼，你，不是說明早就要開拔嗎？

蔣　我不知道！

陳　你怎麼能夠不知道，你懈怠工作，這是對不起民族國家的！

沈　那麼說，君冶，你變了主意了！

蔣　我——也沒有！

陳　你有個什麼主意，你還能有什麼好主意，別人忙的要命，你却到街上閒遊，你想想看，你能對得起誰?!

沈　（昏亂的）這事情——難道——

蔣　老沈，咱們談點別的吧！小方怎麼樣了！

陳 小方，別人批評你，你却談小方！怠工，還固執，你這個人哪，我看是沒有希望了！

蔣 好了，好了，我今天說什麼也不跟你吵！

陳 吵，你把批評當做吵嘴！笑話！

蔣 你的批評我完全接受！

陳 那爲什麼還談閒天，不到八十五師去！口頭說接受，是算不了數的！

蔣 就是因爲——已經用不着去了！

陳 君治，你不知道我對你希望的多大，我希望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救亡工作上，只有救亡，才能圖存，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生死關頭了。沈先生，你說是不是！

沈 是的，是的！在我認識的女朋友裏面，像陳小姐這樣認眞工作的眞是少見！

陳 這算不了什麼！不過我覺得，在這種時候，盡一點力——那怕是極少的一點——都是安慰。君治平常也很努力，就是這幾天——這幾天你是怎麼回事？

蔣 啊？什麼？

陳　什麼？你自己會曉得是什麼？爲了國家，我恨不得作拿槍上前綫的！

沈　啊？！

蔣　什麼？平仙，你說什麼？

陳　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只有上前綫，才是最勇敢，我們要用自己的血，捍禦我們的家鄉，保衞我們的土地！

蔣　平仙，你這話是眞的嗎？

陳　怎麼，這難道竟使你懷疑嗎？

蔣　你眞希望我上前線嗎？

陳　爲了我——我捨不得你，爲了國家——我希望你去

蔣　那末，這是眞的了！

陳　咦，奇怪，你幹嗎這樣的問我！

蔣　因爲我已經決定去了！

陳　去？上那兒去？

蔣　到前線去！

陳　什麼？你說？

蔣　到前線去，就跟了八十五師一塊兒走，明天一早就開拔！

陳　（一下子呆了）明天一早就……開拔！

蔣　我本來想不告訴你。我想不到這正是你希望的！

陳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呢！

（女僕上。）

僕　小姐，我回來遲了！

陳　（揮手令去。）……

僕　我到收容所裏去打了一個轉，我把你的話告訴了我男人，我的男人決定去！

陳　幹什麼？

僕　上前線！

陳　啊！

僕　小姐，你能不能叫我孩子也帶這兒來，他們年紀青，待在收容所裏，我不放心！

陳　（突然的）哎喲！

蔣　怎麽！

陳　我病了！

蔣　什麽？

沈　什麽？

陳　這兒疼，這兒，這兒……

蔣沈　（對望了一眼）嗐！

（燈暗。）

（燈暗期間，賣報童子，吆喝着當天早晨的戰事新聞。）

（約二分鐘。）

（燈漸明。）

（即日下午七點鐘。）

（晚飯後。）

（雖說不是那幾件傢具，却排列得整齊有序，女僕正收拾餐具，陳平仙歪在椅子上。）

僕　小姐，要不要看報！

陳　少囉嗦！

僕　晚報已送來了！

陳　我不要看，我病了！

僕　要不要去請醫生！

陳　不要，不要，別在我眼前吵，聽見了沒有！

僕　是！（預備下。）

陳　喂，娘姨，先生在幹什麼？

僕　在收拾行李！

陳　收拾行李?!

僕　不是說明天要出征嗎！

陳　哎喲，我眞是難受！請他出來一下，說我病的很厲害！

僕　是！（去而又轉）小姐，先生是不是在八十五師！

陳　少廢話吧，他去不去還不一定呢！

僕　要是在八十五師的話，小姐，你放心吧！我的男人會照呼他，他也在八十五師的！

陳　叫你去請先生，你儘囉嗦，是想把我逼死嗎？

僕　是。（下）

（陳躺着，愁眉苦臉的，像眞病了一樣！）

（蔣治君上。）

蔣　平仙，你覺着怎麼樣！

陳　怎麼樣不怎麼樣，關你什麼事！

蔣　平仙，你還是一種什麼脾氣，怎麼竟跟我找渣吵架！

陳　（突然坐起來）誰跟你吵架啦！誰跟你吵架啦！我知道你是想逼死我，哎喲！

蔣　怎麼樣？

陳　……………

蔣　找個醫生來看看吧。娘姨說你病的很厲害！

陳　病死反正也沒人疼！

蔣　天曉得！要說我不關心你——

陳　你關心的是到前線打仗，老婆算的了什麼！？

蔣　上前線去，你也同意的呀！

陳　我難道阻止你去嗎？我什麼時候不叫你去的，什麼時候？

蔣　我並沒有這末說呀！

陳　沒有這末說，比說了還厲害，看見我病了，你就找渣欺負我，冤枉我，好讓朋友們說我不長進！

蔣　得了，得咧！算我錯了好不好！

陳　「算」，幹嗎要「算」，錯就是錯，不錯就是不錯！

蔣　好，我錯，我錯，還不行！

陳　你嘴裏說錯，誰又知道你心裏怎麼樣，你向來是口是心非的！

蔣　平仙，請你別這樣子，我受不了！

陳　受不了你爲什麼不離開我！啊，你離開我原來是因爲受不了哇！

蔣　平仙，你怎麼會想到這上面去了！我到前線去，難道還會假嗎？

陳　什麼到前線去，一片鬼話，我不相信！

蔣　我可以舉證據給你看！

陳　用不着！我早知道你跟別的女人勾搭上了！

蔣　這是符號，符號我都領下來了！

陳　我不要看！

蔣　符號難道還會假嗎？

陳　拿來給我（她一把將符號搶過去）我要——（用力撕符號。）

蔣　幹什麼！

陳　撕掉它！

蔣　你怎麼敢？

陳　這是假的！

蔣　胡說！

陳　（仍舊用力在撕，蔣阻止她，搶符號，兩人掙扎，終被蔣搶過去，陳倒在椅子上。）

蔣　（忿忿的）我從沒見到過這樣的女人！

陳　（大哭）給你打吧！給你打吧！打死我吧！你爲什麼不打死我呢！

蔣　（不語，呆在一邊，很苦痛的樣子。）

陳　（哭泣着）我不病死！——也該給你打死了——你們男人………

蔣　………

（半天，僅聞陳之啜泣聲。）

蔣　（彷彿有了決心似的，俯向平仙）平仙，我錯了，饒恕我吧！

陳　（越發傷心的哭起來。）

蔣　你常常都饒恕我的！這一次，我希望不會例外！笑一個給我看看，笑了，笑了！好。我們和好了！

陳　（慢慢地）你真的明天就要走嗎？

蔣　我不能不走了！我什麼手續都辦好了！

陳　為什麼一定要明天，過幾天不好嗎？

蔣　為什麼呢?!

陳　因為我正害病！

蔣　…………

陳　況且學生救亡總會的事——

蔣　那沒關係，我已經交代給老沈了！

陳　原來是老沈這壞蛋——

蔣　怎樣?!

陳　他是個壞蛋！他早就想搶你的位置了！

蔣　不，平仙，不是這樣的！

陳　怎麼不是，他想在學生救亡總會做領袖啊！

蔣　不，不是的！因為八十五師政訓處，需要一個人去工作，我去最合適，所以——

陳　為什麼老沈，他不去呢！

蔣　他的能力不夠！

陳　不是不夠，是怕危險！

蔣　政訓處裏工作，並沒有什麼危險的！就是有危險的話，我們也應該去！你想，要是連我們自己都退縮不前，還像什麼話呢！救國是人人的責任，更是我們這些有智識的人的責任！

陳　可是人人也都該量力呀！

蔣　你這話什麼意思！

陳　我覺得你留在這兒，力量會更大一點！

蔣　要是人人都這樣想！那就沒一個人到前方去了！

陳　你能說後方的民衆動員工作不需要嗎？

蔣　我自然不是這意思！這兩方面的工作，我曾經比較過，也跟朋友商量過

陳　只除了我！

蔣　平仙，你這種態度，很使我失望，你平常是鼓勵我去幹的！現在爲什麼

陳　現在也沒有阻攔你們呀！我是在跟你討論，討論難道也不可以嗎？

蔣　這討論的結果，就是千方百計的

陳　不叫你去！

蔣　因爲什麼？

陳　因爲——我愛你！

蔣　這也是理由嗎？

陳　我離不開你！

蔣　這也是討論嗎？

陳　你一離開我，我就要寂寞死了！

蔣　又何致於呢！

陳　你就要跟別的女人去勾搭了！

蔣　我發誓，我不會的！

陳　許多男人都在前線講戀愛的！

蔣　可是我——

陳　答應我，你不去！

蔣　………

陳　留下跟我一道工作！

蔣　………

陳　你說，你不去了！

蔣　………

陳　叫老沈去，他是應該去的！

蔣　………

陳　答應我！答應我呀！

蔣　好，我不去了！

陳　眞的？

蔣　眞的！

陳　啊，親愛的，你多末好啊！

蔣　………

陳　把符號給我吧！

蔣　幹什麼！

陳　撕掉啦！

蔣　就是不去，這個也要交回去的！

陳　那末一定了！

蔣　一定！

（燈急暗。）

（翌日晨。）

（賣報童子在暗處吆喝着即日的戰事消息，要比上一次所報告者更緊張而處煽動力！）

（遠處集合號聲！）

（燈漸明。）

（沈勵焦灼的在室內走着。）

（停會兒，蔣君治着睡衣上。）

沈　快點吧，快點吧，已經吹集合號，快來不及了！

蔣　別嚷，你要把她嚷醒的！

沈　她還睡着嗎？

蔣　還睡着！她還睡的不沉，就會發覺我已經不在她的身邊了。

沈　那末，快走吧！

蔣　把我的睡衣給你，你就躺在沙發裏，把頭埋着，別給她發覺了是假裝的！

沈　我懂得！快點吧！

（兩人交換。）

（緊急集合號聲。）

蔣　（匆忙的往外走）這兒有一封信，等我走後，拆穿了的時候給她！

沈　好了，好了！

蔣　（急下。）

沈　（略爲整理了一下衣裝。）

（內室陳突大喊：君治，君治！）

沈　（急臥在椅子上，把頭埋在椅子裏。）

（陳急上。）

陳　君治，君治，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沈　（呻吟着）嗯——哼——（裝病的聲音）我難受——病了——

陳　（大驚）病了，怎麼病了！

沈　發燒，頭——疼！

陳　（關切的）來，讓我摸摸看！

沈　（略一轉動，立刻發出痛苦的呻吟）不——行——一動——就疼

陳　你不要動，就這樣好咧！（她把手伸到沈的頭上去，停一會兒）哎喲，果然燒的厲害，怎麼辦呢！

沈　（呻吟。）

陳　娘姨，娘姨，死娘姨，這末早跑到那兒去了！娘姨，娘姨！哦，今天她丈夫要出發前綫，大概去送她丈夫了！

沈　（呻吟，不語。）

陳　你看，幸虧你決定不走了！不然也走不了，病了還怎麼走

沈　（呻吟！）

陳　你本來身體不大好，到前線去，恐怕更吃不消了！

沈　（呻吟越厲。）

陳　怎麼這末厲害，該不是腦沖血吧！

沈　……………

陳　一定是腦沖血，因爲你說去，又不去，神經受了刺激，血就湧上來了！

（遠處出發號聲。）

沈　……………

陳　我一定要去請醫生去，我自己去！

沈　（突然坐起來）謝謝你，現在不用去了！

陳　怎麼？

沈　因爲已經好了！（脫去睡衣）你看，不是完全好咧嗎？

陳　（大驚）什麼，你是——

沈　我是——你的老朋友沈勵！

陳　（半天）你怎麽能，君治該不是——

沈　他已經走了！

陳　（她驚喊了一聲就往外跑！）

沈　（攔住她）你到那兒去？

陳　我去追他！

沈　用不着，你沒聽見出發號嗎？已經追不上了！

陳　他怎麽能夠！——他怎麽——

沈　他因爲料到你有這一手，所以叫我替他一會兒！

陳　你們這些騙子！——（木然的坐下）他就這樣走咧嗎？

沈　還有一封信！

陳　拿來！

沈　要我唸給你聽嗎？

陳　……

沈　（唸信）「親愛的平仙」——這是稱呼——「親愛的平仙：我決定走了，不

管你怎麼阻攔，我還是決定走！」——你阻攔過他嗎？

陳　（悲苦的）算了吧，算了吧！

沈　「謝謝你平常給我的許多鼓勵，老實說你的話給了我許多勇氣，不過你只是口頭上說，卻不肯實際上做！你只說，不做！這是救不了國的！救國不是說大話出風頭，可以幹的了的！這是需要用血肉去拚的。希望以後你不只說，更要做！君治。」完了！

陳　（突放聲大哭。）

沈　這又何必呢，你以後能說，更做，就好了！

——幕落——

轉形期（獨幕六場劇）

時間　一九三九年秋
地點　晉東南某縣

第一場

登場人物
張縣長
縣警
常大興

常順

何拐子

賈子

賈妻

農民甲、乙、丙

其他農民

一座破廟，是縣政府的臨時辦公處。

破廟前蝕落的牆壁和旗桿上，貼滿紅綠色的標語：「歡迎張縣長釋放賈連科」，「賈連科無罪」，「張縣長愛民如子，釋放賈連科」等等。

請願民衆擁擠着，要不是有縣警站崗的話，也許他們要衝進廟裏去了。就了外表看，農民們都很激動，但如果仔細觀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弱點：散漫而無秩序。雖然都裝作很熱心，其實却不能掩飾心裏的不安和疲倦。

前面的行列是何拐子，他的旁邊，賈妻抱着賈子。常大興，常順，農

民甲、乙、丙等站在他們的後面。

（何拐子領着頭喊：「歡迎張縣長釋放賈連科！」）

（農民們零落的跟着喊：「歡迎張縣長釋放賈連科！」）

（一片嘈雜。）

（小孩子哭。）

（狗叫。）

（人打狗：「滾開！」）

（農民甲大聲的笑。）

何拐子：（訓斥的）笑什麼？笑什麼？我們在這兒請願，你他媽倒來尋開心了！

農甲　（住止笑，躲開。）

何拐子：（向賈妻）你瞧這小仔，賈大老爺出了事他還有心腸笑呢！？

賈妻　：……

何拐子：（嘟嚷着）眞不知道好歹！

（人吵鬧着。）

（有人在背後喊：「縣長呢，縣長呢！」）

（一個人答腔：「縣長養孩子呢！」）

（大家笑。）

（前面站着的人，回過頭去望。）

（那人更得意喊：「又沒下種，幹嗎這末躲躲藏藏的。」）

（大家哄笑。）

門警　別吵，別吵！諸位，講話要留德，別亂吵！

（常順吐了一口吐沫在地下，轉身就走。）

大興　（拉住他的衣襟）你那兒去？

常順　我說，爸爸，這算是那一門呢，田裏亂七八糟，我們倒替人家跑腿，就算是今年已經減了租，總還得吃飯哪！你要是高興幹這個，你就在這兒等着。我哪，我還得爲那幾畝田打算打算呢！（下）

大興　媽的，這小仔！

（何拐子領着頭喊：「歡迎張縣長釋放賈連科！」）

（農民有人跟着喊：「歡迎」因爲左右沒有回音，便忽的像害羞似的止住了。）

（大家哄笑。）

門警　縣長出來了，縣長出來了！

（逐漸靜下來。）

何拐子　（推常大興，低聲的）等會縣長出來，你就……明白咧！

大興　我看……怕不行。昨天請了一天的願，碰了一鼻子灰，今天又

賈妻　啊喲，大興，本鄉本土的，多幫幾句，也算不了什麼？連科沒犯事以前，在你身上也有好處的！

大興　我又不是不肯……

（張縣長上。是一個青年人，穿一身灰土布中山服，光着頭，沒帶帽。）

（大家沉默着。）

（人羣中有人大聲的打着呵欠。）

（人羣中有人竊笑。）

縣長　（溫和的，講話聲音很低，但却很有力量）大家的要求，昨天已經解釋得很明白，賈連科做了漢奸，連咱們這一縣都跟着丟臉。連你們諸位鄉鄰父老都沒有光彩，他做漢奸，證據確鑿，他自己的口供也都招認了。大家要想為他洗脫，也要看他犯的是什麽罪，做漢奸是要槍斃的。

賈妻　（激動的喊）饒命吧，青天大老爺！

何拐子　（悄悄的推大興）大興，大興。

大興　（用手掌在鼻子上搓了一把，沒言語。）

賈妻　（瞪了大興一眼。）

大興　（惶恐着。）

縣長　至於他是不是該槍斃，那當然是要大家來審問的。過幾天，等到證卷調齊了，我們就要把他提出公審。那時候，全縣的民衆都可以參加，都可以自由的發表意見！我們正想藉這機會，來一個擴大的肅奸運動。漢奸是和日本人串通在一起的。本縣受過日本鬼子三次糟蹋，想來諸位都不會忘記，這就是漢奸的罪惡造成的。

何拐子　（踢了大興一腳，把他踢出來。）

大興　（踉蹌的）我說——我說我有點意見，賈連科上了年紀，也許不知道好歹。他平日倒是頂不錯的，我們大家都怕得罪他。他有幾個錢——我們都種他的田：他待人頂和氣的。到了年底，我們過不了年，我們就說，賈老二，看起來今年的租，又要還不上了；他總是摸着鬍子說，「明年好好幹吧！」我們都欠他的債……

縣長　有錢的人，做了漢奸，更不能原諒，漢奸的家產是要充公的！

（人羣中騷動，詢問，驚異，彼此竊竊私語。）

何拐子　（背過身去大聲的喊）吵什麼？

（又靜下來。）

大興　他做好事也做了不少，我們東村的那座橋，就是他雇人修的，來往客商，從有了那座橋，就不用淌水了。他積了很多的陰功，（指賈妻懷裏的孩子）生下孩子來，也頂有福象！

縣長　常大興，我想問你一句話，要是有人把你賣了，把你全家的性命財產都賣

給日本人，你怎麼樣？

大興 ……………

縣長 賈進科做下的，就正是這件事。他和日本人的許多來往文件，都是爲了這個。他不單賣了你，還賣了我們全縣，把全縣老百姓的身家性命，都賣掉了。這樣的賣國賊，你還給他求什麼情呢？

賈妻 饒命啊！

縣長 這不是饒命不饒命能夠解決的，處置漢奸，政府有很嚴厲的法令！

何拐子 （大喊）跪下了!?跪下哀求了！

（何拐子先跪下，之後賈妻，之後常大興，之後許多人。）

賈妻 （一面哭喊着）冤枉啊，饒命啊，積功德呀！……………

縣長 （張紅了臉）這——這是什麼話！簡直是無理取鬧！（下）

（何拐子急追上去。）

（門警攔住了他。）

（人聲嘈雜。）

農乙　生氣了！
農丙　發脾氣了！
農乙　你怎麼樣？
農丙　我——我還有事呢！（急下。）
（有聲音：「生氣了，生氣了！」）
（一哄而散。）
何拐子　先別散，先別散！
大興　都走光了！
何拐子　大興，快點，背着人去和縣長談談！
大興　我？
何拐子　你！
大興　我去試試看。（下）
何拐子　（向賈妻）起來吧，再想法子！
賈妻　（哭啼着）青天大老爺，饒命啊！

第二場

登場人物

張縣長

傅祕書

常大興

縣長辦公室內。簡單的桌椅，桌上雜置文件，牆上掛滿了表册。一張總理遺像掛在正中間。

縣長和他的祕書正在談論着剛才的事。

縣長　我看這裏面一定有人搗鬼，平常老百姓不是這樣的。

祕書　賈連科是本地的一個大紳士，免不得要有幾個爪牙，況且老百姓又多一半是他的佃戶，他就是犯了事，也還是一樣的有威風。

縣長　這都是我們平日肅奸運動做得不夠的結果。

祕書　那自然，你以為怎麼樣？想要老百姓拋開了利害關係，那也是不容易的！

縣長　我們要藉了賈連科的事情，馬上來一次全縣的肅奸宣傳。

祕書　你有什麼計劃？

縣長　我的計劃是這樣——誰？誰在那兒？

大興　我，常大興！

縣長　啊，常大興，請坐，請坐！

大興　不，我站着也好。

縣長　常大興，你還有什麼事？要是關於賈連科的，我不願意聽了！

大興　（惶惑的）不——我有我自己的事！

祕書　你有什麼事，簡單點說吧，縣長忙的很！

大興　呀，呀，呀，你不要我說，就算了，民主，民主，你這是什麼民主！老百姓還沒開口，你先不耐煩了。

祕書　我不是不耐煩，我是要你簡單——

大興　縣長，你看，這傳祕書這末欺負人，不是官僚腐化是什麼？

縣長　你講你的，別管他吧！
大興　就是這末回事，我的田哪，跟馮老五的緊挨着
縣長　那個馮老五？——
大興　除了那個歪嘴馮老五，還有那個？縣長，你忘記咧，上次你到村裏去，還在他家裏吃茶呢！其實吃碗茶又有什麼關係，他在背後可誇起嘴來了
縣長　唔！
大興　說縣長都在我家裏喝茶了……
縣長　你方才是說你的田——
大興　我這就接着說。　彷彿縣長特別和他親近了似的。他簡直爲非做歹了，我的田跟他的田緊挨着，四至文書上都寫的很清楚，地頭上有棵小樹，就打那兒分界，今年下種的時候，他竟獨斷獨行的多犂了一畦……把小樹都要擠倒了。
祕書　你就讓他多犂一畦算了，又不是什麼外人
大興　喝，好大的口氣，多犂一畦算了，你曉得一畦地可以出多少糧，少說着，

一年也有兩升糧好出。

秘書　到明年你再多㩗他一畦，不就結了嗎？

大與　我？我可不那麼昧良心，我又不是强盜！

秘書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大與　我話還沒完——他簡直是作惡多端。我家裏養了三隻老母鷄，一隻白的，兩隻黃的，已經下了一年的蛋了，少說着一隻鷄也有三斤重。前幾天，一隻黃鷄到他的菜田子裏去吃蟲，他的媳婦就把牠捉住，賣給過路的老總了。

秘書　你怎麼知道是他的媳婦！

大與　我親眼看見的！

秘書　那你爲什麼不捉住她？

大與　我，那媳婦子擠眉弄眼，壞看呢，我只要一動手，她什麼話都會說的！

縣長　大與，這些小事，你們村子裏有村長，自己去解决吧！

大與　小事？你說是小事？這事可不算小，他這是擾亂戰地的治安嗎？

秘書　也不會這末嚴重！

大興　怎麼不嚴重，我的兒子要和他拚命呢！

縣長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自己人，何必鬥氣呢！

大興　縣長，你得給我做主！

縣長　唔！

大興　縣長，還問你一句話，那個賈連科

祕書　算了吧，算了吧！

大興　你打算怎麼辦？

縣長　唔！

大興　要是你不見外的話，他倒還有點油水！

祕書　你說什麼？

大興　人人都曉得，他是個財主，要是你肯放鬆一點少說着！

祕書　你想來行賄嗎？

大興　他的老婆倒也露過口風

祕書　滾出去！

大興　（大吃一驚）嗎，罵人？打罵制度早就廢除了，你還罵人！

秘書　（怒吼）滾出去！

大興　………

縣長　（堅決的）老傳，馬上召集各區區長開會。動員所有工作人員下鄉作肅奸宣傳。

秘書　好的！

縣長　一禮拜後，開肅奸大會，公審賈連科！

大興　你罵人，這怎麼說？這怎麼說？——

第三場

登場人物

農民甲

農民乙

農民丙
小柱子
何拐子
常大興

農民甲之家，污穢而破亂。

農民甲、乙、丙，正談論着。

農甲　喝，大家猜猜看，賈連科這老不死的，這次鬧了事，會受點什麼處分？

農乙　縣長說，要槍斃！

農甲　槍斃?!

農乙　自然咧，這種禍害，不槍斃，還留着幹嗎？

農丙　我看靠不住！

農乙　靠的住，包你沒錯！

農丙　俗話說的好，好人不長壽，禍害活千年，賈連科的神通廣大，他也許——

農乙　孫猴子還大鬧天宮呢，結果還不是給如來壓在五行山底下，神通廣大有什

麼用，只要他不做人事，也只好進陰曹地府了！

農丙　這話是你說的！

農乙　我說過了，就算數！賈連科開的那個大仙堂，其實就是漢奸機關，藏過日本人，還搜出了很多賣國文件呢！

農甲　這個雜種！

農乙　剛剛我聽農會的祕書說，要召集農民大會，擴大肅奸運動呢！

農丙　這倒虧他想的週到，說不定賈連科還有餘黨呢！

農乙　這種事情，本來是教書先生們幹的。咱們老粗，這些事情不內行，半夜裏去摸鬼子，那才是咱們的本分，這兩個月，日本鬼子沒露面，我眞有點閑膩了。我喜歡眞刀眞槍幹眞貨（作手勢）碴，碴，碴，媽的痛快！

農甲　那末，他眞的是漢奸了？

農乙　假日本鬼子！

農甲　漢奸要槍斃！

農乙　當然！

農甲　你保險？

農乙　錯了，包管來回！

農甲　小柱子，小柱子！

（小柱子上。）

小柱子　什麼？

農甲　到小舖去賒兩毛錢酒，一毛錢花生米，兩個銅板的糖！快去！

小柱子　哈哈！（下）

農丙　幹什麼？你！

農甲　兩位老弟，別客氣，今天我請客，喝兩盅！

農乙　怎麼？

農甲　給賈連科那老鬼報喪！

農丙　給賈連科報喪，怎麼倒要你破費！

農甲　破費個幾毛錢，算得了什麼？我欠了他一年的糧，還是前年欠的，去年也沒還上。他逼着我立了個借據，連利錢是一百二十七塊老袁頭，我賣了老

婆孩子也不値一百二十七塊呀！這下子好了，他做了漢奸，槍斃以後，連家產都要充公，我這一百二十七還還個蛋，連黃紙都不用他燒一張了！

農丙　這末說，我那九十八塊五，也用不着愁了！

農乙　我欠的頂多，去年老子死了，也是跟他借錢發送的。

農丙　想不到賈連科做了漢奸，你我兄弟，倒都沾了光了！

農乙　什麼沾光，你這末想，準是機會主義……

農丙　什麼？

農乙　我說是機會主義！張縣長常常要我們留心機會主義，機會主義你怎麼不曉得？比方說，日本人第一次來的時候，我們躲到山裏去，總以爲躲幾天，他們就會走的，可是躲了半年多，他們還不走。那就是上了這種主義的當！

農丙　這於眼前的事有什麼關係？

農乙　什麼關係，關係大的很！比方說——說……反正我嘴上不會說，心裏都明白！

農丙　哼！

農乙　一句話，我們要靠自己的拳頭，自己的力氣，不能靠運氣，等機會，日本人和漢奸都是一樣的！

農甲　無論如何，槍斃賈連科，是人生一樂，今天我請客，喝酒，喝酒！

農丙　明天中上到我家裏，我把我那隻公鷄宰了！

農乙　好吧，你們既然都高興，我也不能不湊個份子！添了個兒子，還沒賀喜呢！

農甲　怎麼沒聽說？

農乙　賈連科替我發送老子，還不是我的兒子嗎？

農甲　哈哈哈！

（立刻室內充滿了喜樂空氣。）

（小柱子持酒花生等上。）

農甲　（張羅着）來，來！

小柱子　掌櫃的說，已經欠了一塊多了，叫爸爸過節的時候還他！

農甲　（揮着手）滾，滾，滾！這糖你拿去吃，包開開暈。留一塊明天早上吃！去吧！喝酒，喝酒！

（三人開始喝起酒來。）

農丙　（喝了一杯）想不到賈連科到是個漢奸！

農乙　（也喝了一杯）漢奸就是古時候的賣國賊！

農甲　（剝着花生）賣國賊嗎？（作着手勢）碴！

農丙　賈連科的家產既然充了公，田怎麼樣？

農乙　田還不是分給老百姓種算了！

農甲　田分給我們？

農乙　那自然！縣長留下牠幹嗎？又不能揹到家裏去！

農甲　那我可得揀塊肥的，比方說，河西那一塊——

農丙　河西那一塊一向是我種，你另揀吧！

農甲　那就——讓給你！

農乙　哈哈，喝酒，喝酒！

（門外有人發：「老大在家嗎？」）

農甲　誰？

何拐子　（走進來）我！嚇，好樂呀！

農甲　來喝兩盅！

何拐子　請吧！老大，有點事！（向農民乙、丙）你們兩位也在這兒，倒省得我跑了！

農乙　什麼事？

何拐子　還不是買大老爺的事！

農丙　又請願哪！

何拐子　這一次一定幫忙，大老爺的事，就是咱們大家夥的事，論鄉誼，都是本地面的人；論親戚，總有點牽連；論利害，他是諸位的財主。聽說幾天就要公審了，公審那天，你們諸位，無論如何，得主持公道。

農甲
乙丙　（相互望着。）

何拐子　事情完了，諸位都有好處，關於減租減息的事情，大老爺的意思，是用

不着你們再爭，全可以免了。過去欠的債呢，也就算結了。這兒，我把借據都揣來了，可以還給你們！

農甲乙丙　（還是互相的望着。）

何拐子　公審之前，我們再去請一次願，表示一點公意，公審的時候，大家都跟着我主持公道。賈連科不是吝嗇鬼，這，你們諸位是都曉得的。

農甲乙丙　（不做一聲。）

何拐子　這張借據是一百二十七，這一張，九十八塊五，這！

農乙　你最好是收起你的借據吧！

何拐子　怎麼？

農丙　你以為我們都是傻子！

農甲　哈哈哈！

何拐子　（變臉）怎麼……

農丙　分明是賈連科要槍斃了，槍斃以後，財產都要充公，還有什麼借據。我告訴你，那不是借據，那是擦屁股的紙！

農甲　喝酒，喝酒！

何拐子　（一驚）你們這末不識好歹，將來要喫了虧……

農乙　老子日本人都不怕，還怕什麼喫虧，假造公意，可沒這末方便！

農甲　請啊，請啊！

何拐子　（瞪了半天）大家再商量，商量！

農乙　（揮着手）沒甚麼商量！

何拐子　要是大老爺將來出來——

農乙　你想利用民主啊，辦不到！

何拐子　（把借據揣在懷裏。）

農丙　（歪了一眼）揣仔細點，小心風刮跑了！

何拐子　賈連科還沒有死，也用不着黑心黑到這樣子！

農甲　也不知黑心的是誰？欠了一年租，利息加到一百二十七，哼！真不愧是賈剝皮，現在好了，剝吧，看他剝吧！

農丙　喝呀，喝呀！

何拐子　（露獰猙狀欲下場，常大興跑進來。）

大興　（抹着汗）我那兒沒找到，你原來躲在這兒！

何拐子　大興，怎麼樣？

大興　有希望，我露了點口風，縣長沒言語，倒是傅祕書火了，可是他究竟是祕書，只要縣長答應，他還不落得做個人情！討點實惠。

何拐子　眞的嗎？

大興　我看個八成！縣長是只拉弓，不放箭，大概是等着看看數月！

農甲乙丙　（面面相覷了半天，逐漸擠上來）怎麼回子事？

何拐子　你們管不着！

大興　賈大老爺快放出來了！

農甲乙丙　（大吃一驚）啊!?

何拐子　（拍拍胸）借據在這兒，你們準備着吧！（下）

（常大興正欲下場的時候，被農民乙拉住。）

農乙　喂，老小仔，你幹的是什麼事？

大興　我——我——

農乙　你要是再胡鬧，就得小心點着拳頭……

大興　（有主張的）我自有我的主張！

農乙　你的主張，就是給賈連科做狗嗎！

大興　孩子氣！請願的時候，你們也去的！

農丙　我們是不得已——你又不像何拐子，是賈連科的小舅子！

大興　我又何嘗——賈連科總有一天要放的！

農甲　甚麼？

大興　我活了六十多，看事還不比你們準嗎？

小柱子　（跳着上）爸爸，糖！

農甲　沒有！還糖，他媽的又欠了三毛多的外債！（頹然的坐下。）

何拐子　（跑進來）大興，你怎麼不走哇！

大興　媽的，這些毛頭小夥子，擋着我的路呢！

第四場

登場人物

常順

常大興

順妻

常大興之家。

常大興囘來的時候，常順正坐在條凳上，撅着嘴生氣。

大興　飯好了嗎？

常順　…………

大興　(不滿的)老子跑了一天，還餓着肚子，問你一聲，怎麼連個囘話也沒有？

常順　(沒好氣的)誰不是跑了一天，還餓着肚子，你問我，我去問誰？

大興　你老婆呢？

常順　…………

大興　（四處找了一遍）又他媽的滾到那兒去了？

常順　…………

大興　越來越不像話了，你媽在的時候，你問問看，她敢！

常順　媽已經死了，我那兒問去！

大興　男子漢，大丈夫，連管教女人的本領都沒有，還活着幹嗎？

常順　還不是你！

大興　我，我，怎麼樣？要是我的老婆，我早把她的脚剁下來了！

常順　自從她加入婦女救國會，就沒在家好好待過一天。當初我說不去吧，不去吧，你却說，如今興這個，看吧，現在興出樣兒來了。

大興　我要她去應個景兒，在辦公的跟前好講話，誰要她現在這個樣子，一天到晚脚不沾地。

常順　她可說她在救國呢！

大興　你不知道她那兒去咧？

常順　說是去宣傳什麼肅奸了，我也不愛問那一套！

大興　囘來的時候，你好好的捶她一頓！

常順　……………

大興　家裏有沒有剩下的饃？

常順　有我早吃咧，還等着你問！

大興　真餓荒了，早曉得，賈家留我喫飯，不推辭也就好了！

常順　你呀——哼！

大興　怎麽？

常順　這兩天外面對你的風聲很不好！

大興　對我？

常順　人們都說，你給賈連科做狗！

大興　（沉默着。）

常順　我看你還是少管閑事吧！

大興　你——你懂的什麽!?

常順　我不懂！賈連科做了漢奸，總是眞的！

大興　賈連科做了漢奸，也不一定準判死罪。萬一他要是不死，我常大興總算幫了他的忙。要是死了，常大興也未必是他的同黨。這一點，我是很謹慎的！

常順　你永遠是脚踏兩隻船，看吧，吃虧的日子在後頭呢！

大興　（方欲答言，順妻上。）

（順妻脅下夾了一大包東西，剪髮，很健康，把東西放下，並沒和父子兩個招呼，就往廚房裏走。）

常順　（厲聲）同來！

順妻　（不理。）……

常順　叫你囘來！

順妻　幹什麼，還餓着肚子呢！

常順　你餓着肚子，誰又吃飽了！

順妻　喝！你們還沒做飯哪！

常順　我做飯，你幹什麼的？

順妻　我——我跑了這一天，回來遲了，你就是做一頓飯，又耐什麼，天天伺候你，你也該心滿意足了！

大興　常順，我給你娶的是老婆，不是祖宗！

順妻　爸爸，你還是少講話吧，人家都說你是賈連科的狗，我們這兩天正肅奸，你提防着點吧！

大興　嚇，你肅奸肅起老子來了！

順妻　不管是誰，只要他對不起民族國家——

大興　我兩百塊錢把你買了來，是爲了兒子，不是爲了民族國家——

順妻　那是封建時候的事，現在一切都得「民主」了！

大興　（怒吼着）揍她，揍她！你這是甚麼民主，一個娘們，也要民主，揍她，揍她！

順妻　你敢，打女人，我們是不許的！我們要跟你們這種人鬥爭！

大興　（氣哼哼的）動手，順兒，動手！

順妻　他敢！

常順　我偏打你個婊子！（撲上去。）

順妻　（順手抓起個棍子）你試試看！

大興　反了，反了！一個娘們，打呀，打呀，揭她的皮，剝她的脚！

常順　（早已動起手來。）

（兩人掙扎着。）

大興　把大門關起來，關大門，打死這婊子！

順妻　（掙開，向門外跑出。）

常順　（追下。）

大興　關大門，別叫她跑了，個婊子養的！

常順　（上。）

大興　那兒去了！追她回來，這

常順　（賭氣的）要追你自己去，我追不上

大興　什麼？

常順　跑了！

第五場

登場人物

常大興

常順

順妻

農婦甲

農婦乙

農婦丙

常大興家。

第二天早晨，常大興在地上忙亂的搓着麻繩。常順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嘆氣。

大興　（生氣的）該起來咧，日頭出來多高，快晒到屁股了！

常順　（在床上翻身，嘆氣。）

大興　也沒有見過還樣的，娘們一夜沒沾家就這末陰陽怪氣的。我年輕的時候，你媽住娘家一住半個多月，我還不是——

常順　算了吧！

大興　怎麼着，說錯了！

常順　全不是這末回事！

大興　那你翻來覆去的幹嗎？

常順　（起來）我想

大興　你想甚麼？

常順　不用你管！

大興　我敢管你，一天小，兩天大，爺們長大了，眼睛裏還會有老子！

常順　少說句吧，你就！

大興　………（很用心的搓着麻繩。）

常順　你這幹什麼？

大興　搓條繩子！

常順　又不揹柴，又不捻驢，搓繩子幹嗎？

大興　捆人，我捆人！

常順　捆誰？

大興　你老婆！那婊子這輩子不沾家，算她骨頭硬，只要她回來，我就捆——

常順　我想

大興　怎麼？

常順　也用不着拿繩子捆！

大興　嚇！

常順　吵吵鬧鬧的，算什麼呢！

大興　我說你是個饞猫，離不開腥，你看怎麼樣，到底老婆是好的！

常順　我想了一夜，越想越沒意思！

大興　那自然哪，身邊沒個人，你還有什麼意思！

常順　那個賈連科

大興　又扯什麼賈連科！

常順　（怒喊）你忘了，我沒有忘！

大興　發瘋啊，你！

常順　賈連科仗着有幾個臭錢，把人都快壓成臭狗屎了。咱爺們三個，忙一年，忙的連覺都睡不好，年底結賬，還不夠他的。有一年，年底下，他擺起閻王臉子，我們就沒過年，磕頭作揖，險些沒被他逼死，你到忘了。這鬼東西現在又做漢奸，連祖宗都賣了。

大興　這跟你老婆有什麼關係！

常順　她跟着那些婦女會的先生們，去宣傳肅奸，就是爲賈連科！

大興　那麼說，她倒辦對了！

常順　沒有漢奸，日本鬼子就沒人引路——

大興　扯他媽的臊，那臭婊子懂的個屁！心裏偏向老婆，也不是這末個法子，一個年輕婦道，一天到晚滿街去浪，跟些大爺們去打交道，你看的過眼，我

看不過眼——

常順　你當然看不過眼！

大興　怎麽？

常順　（冷笑）哼！

大興　別以爲我偏向賈連科，我心裏明白！

常順　你要明白就好了！

大興　他現在是掉在井裏了，總有一天，他會爬出來的。他爬出來，看你怎麽辦？

常順　……

大興　我就是再糊塗，也比你多喫幾年鹹鹽，比你多兩個心眼！

常順　你就是這個心眼多壞了。他是漢奸，又不是別的！賣國賊，你懂不懂！

大興　我比你懂的多！（生氣）你想教訓你的老子嗎？

常順　你不對，我就得教訓你——

大興　教訓鬼去！有那閑功夫，還是管教管教你的老婆吧！（麻繩搓好）給你！

常順　（看了一眼）我不要！

大興　拿着！

常順　不要！

大興　把她捆起來！

常順　我不！

大興　什麼？

常順　老婆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們的事，用不着你費心！

大興　什麼！

常順　我想開了！現在是這末個時代！

大興　（大叫）你想拿時代管敎我嗎？

常順　我不能不告訴你

大興　啊！

（父子兩人，相視有頃，常順終於掉頭不顧。）

大興　（賭氣的坐下）這還成什麼世界，這還成什麼世界！

（這時，農婦甲、乙、丙、等突簇擁順妻上。）

（吵鬧着。）

大興　幹什麽？

婦甲　常順呢！

常順　在這兒，怎麽樣？

婦乙　（橫眉怒眼的）過來！

常順　………

婦乙　過來，你昨天打了她嗎？你說！

常順　這是我們的家事！

婦乙　家事，虐待婦女，你還說是家事！

常順　我管不了這許多！

婦甲　打老婆，婦女早就解放了，你還打老婆！

大興　屁話！

常順　老婆是我的！

婦甲　你的又怎麼樣？婦女會不準你打！

常順　我已經打了！

婦乙　這是什麼時代，你還動手打！你們農會的祕書沒跟你講嗎？

常順　我不管這一套！

婦丙　我們商量好了，今天一定得說服你！

常順　你去說服鬼吧！

婦乙　你要給你老婆賠禮

常順　我不！居然欺到我頭上了，哼！

婦乙　你賠不賠禮——

常順　不！

婦乙　再說一句——

常順　不！

婦乙　那就打你——（一下子撲上去。）

婦丙　（喊着）打！打！打！……

（常順要掙扎時，早被按在地下，拳足交加。）

大興 （大喊）反了，反了！

第六場

登場人物

張縣長

常大興

農民甲

農民乙

農民丙

何拐子

縣政府內，大廟台階上。

門外正在公審漢奸賈連科，常大興一個人坐在大殿角台階上。

何拐子焦燥的跑進來。

何拐子　大興，情形不對！

大興　（望着他。）

何拐子　我說門外的公審——怎麽他都承認了。

大興　什麽？

何拐子　他說他是個漢奸！

大興　管他，要安心開脫，總有法子的！

何拐子　那話靠的住嗎？

大興　我開口就遞了一萬五，有什麽靠不住的！

何拐子　你有把握？

大興　包在我身上！

何拐子　縣長怎麽說？

大興　他笑笑！

何拐子　錢呢，爲什麽還不交上去？

大興　那遲早還不是一樣嗎？他很就很在這些地方！

何拐子　賈連科這條命——（看見有人來，急忙走了。）

（農民甲上。）

農甲　大興，怎麼不去聽審？

大興　不必聽，判詞早就知道了！

農甲　你？

大興　唔！

農甲　怎麼樣，是不是要槍斃？

大興　斃他媽的鬼！

農甲　（大驚）啊，不斃！

大興　唔！

農甲　這兩天，演戲的，說書的，講演的，辦公的，連娘們都說漢奸作惡多端，要槍斃嗎！

大興　只要縣長一個人不說，就行了！

農甲　你心裏有底——！

大興　唔！

（何拐子急上。）

何拐子　大興，情形不對！

大興　怎麼？

何拐子　審完了！

大興　唔！

何拐子　靠的住？

大興　看你，眞是嘴上沒毛，辦事不牢，慌什麼？

何拐子　你心裏有底——

大興　唔！

何拐子　有底就行！（急下。）

大興　人家都說何拐子兩張嘴能說會道，辦起事來乾淨俐落，看起來，也是草包一個！——

農甲　大興，我——我求你一件事！

大興　求我？

農甲　要是賈連科眞的放出來——

大興　還有什麼假的，槍斃賈連科？哼！張縣長又不是傻子，全世界也沒這個道理，我活了六十歲了，還沒開過這個眼！

農甲　那我求你——幫幫我的忙。何拐子他跟我，你曉得有點蹩扭，說不定會壞了我的事，要是他收回我的田，那我的全家，就要挨餓了！

大興　你放心——這算我的！

農甲　只要——

大興　放心好了，咱爺們在他跟前有恩——

農甲　明天中上，請到我家去吃酒！

大興　小意思，不算什麼？

農甲　（在何拐子又跑上來的時候，下。）

何拐子　方才工救會的人發言，話說得很不好聽，說賈連科既然是漢奸，在老百

姓的意思，當然要槍斃！

大興　管他呢，工救會又不是縣政府！

何拐子　現在輪到婦救會了！

大興　那些娘兒們，只會亂吵吵，到正經事，是沒人相信的。你相信？還是相信我！

何拐子　話是不錯，可是——

大興　要是賈連科不放出來，挖我的眼，這雙老眼已經看了六十多年了！

何拐子　這也像話！（下）

（農民甲，乙，丙，上。）

農丙　大興，說你在縣長跟前，很有點手面！

大興　唔，他還看的起我！

農乙　（搶前一步）咱們話得講明白，要是你敢——

大興　怎麼?!

農乙　敢幫賈連科講話，你提防着吧！

大輿　講話的不是我，你弄錯了，是錢在講話！錢，你懂嗎？

農丙　我們好容易盼着他快槍斃了，好分他的田，你却來搗鬼……

大輿　（大驚）他槍斃以後，你們分田……

農丙　按照法律，漢奸的財產，都得充公，田不分着種種，還能叫他荒着！

大輿　眞的？

農丙　法律上這末寫着！

大輿　也有我一份嗎？

農丙　要是你出過力的話！

大輿　我雖然不大出力，可是我的兒媳婦，你知道，她宣傳的很起勁！

農乙　你呢，現在誰都知道，你替他做狗，在縣長跟前跑來跑去，又說，他可以放了！

大輿　要是你們早告訴我有這條法律，誰還管他這個賬！

農乙　那末，現在……

大輿　現在，槍斃了他算了！

農乙　那你方才——

大興　我方才是裝腔作勢！

農乙　你告訴何拐子——

大興　假的！

農乙　假的！？

大興　是我的猜想——

農甲　猜想你他媽當眞話說——

大興　我是別有苦衷，希望萬一——只要分田的時候算我一份，那我還有什麼說的！

農甲　你別想！你把我也騙信了，你這買連科的狗！

（突然門外歡聲雷動。）

（何拐子氣急敗壞的跑進來。）

何拐子　大興，你做的好事！

大興　怎麼？

何拐子　宣判了，賈連科槍斃，家產充公——！

大興　眞的？

何拐子　還裝腔！

大興　謝天謝地！

何拐子　什麼？

大興　你中了我拖刀計了！

何拐子　啊！

大興　把你拖住，免生枝節，斬了連科，再作分曉！諸位，是不是！

何拐子　哼！縣長居然不顧民主，一意孤行，這還成什麼「民主」?!

大興　何拐子，你看錯了，縣長其實倒頂看公意的，別看我們表面上為賈連科就心，其實是——

何拐子　什麼？

大興　我們心裏都希望把賈連科槍斃！不信？你問他！問他！問他！是不是，諸位？

農甲乙丙　（均不覺歎然。）

大興　搶斃賈連科，是我的首功，走，領賞去，分田的話，我總是第一份！

（迎面碰到縣長。）

大興　縣長，你辛苦了！

縣長　唔！

大興　賈連科槍斃以後，家產的話——

縣長　家產充公！

大興　充公，不錯！

縣長　解入國庫！

大興　啊！

縣長　作爲抗日基金！

大興　（半天）那末——田——田呢？

縣長　田撥給抗戰軍人家屬！

大輿　什麼?!

農甲　抗戰軍人家屬!?

縣長　給出征軍人家屬。到播種的時候，你們諸位，還得幫忙。（下）

大輿　不分？

農甲　不分？

農丙　不分？

農乙　常大輿，你他媽這着棋又看走了眼了！

——幕

~~~~~~~~~~

注：這個報告劇的場與場之間，只求情緒的銜接，倘無較好的舞台設備，羅景可以不必顧及。場與場之間的間隔，最好能不超過十秒鐘。
~~~~~~~~~~

凱歌（獨幕七場劇）

——晉東南報告之三——

本劇各場前雖寫得有景，其實是只用以表示故事發生的地點，演出的時候並不一定要有景的設備。各場終結時，有燈光的設備的，以燈光之明暗，無燈設備的，以幕布之啓閉，表示時間，地點的更換。但需很快，最多不得過三秒鐘，免得情緒不能銜接。

本劇與「小風波」「空舍淸野」爲三個互相聯繫的斷幕劇。可以合演，也可以分演。

第一場

佈景　一矮屋內。

人物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日兵丁

深夜。一切靜寂，僅遠處狗吠聲甚急。

矮屋內，日兵甲、乙、丙、丁圍破棹一方；喝着酒。開幕的時候，酒已喝到了相當程度，都已經有了點醉意。

日兵甲頹然唱着思鄉的小曲，他是一個農民，應徵入伍已經一年多了。大家都不免有些凄涼，都陷入沉思中。

狗吠聲甚急。

日兵乙突然在沉思中跳了起來，他是一個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應徵入伍

才不久，便被派到晉東南來的。

日乙　（恐怖的喊）你們聽！

（日兵甲、丙、丁慌亂的把槍拿在手上，靜默着。）

日丙　（一個漁夫出身的兵）不過是狗叫！

日乙　（頹然的坐下，狠命的喝了一口酒）這是什麼生活！我眞忍耐不下去了。一天到晚的，和恐怖搏鬥着，恐怖，恐怖，永遠的是恐怖，不曉得什麼時候，游擊隊會從黑暗裏跑出來，克喳一聲，把你的腦袋砍了去！

日丁　（一工人）安靜點，你快要發神經病了！

日乙　爲什麼？爲什麼？難道這種事沒有發生過嗎？

日甲　常常發生的。有一次，唔，是半年以前了，我們的隊伍，開到這兒來，也是在這樣的一個村子裏宿營。村子裏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病得快死的老頭子，躺在屋簷底下，像就要斷氣似的。什麼是游擊隊，我們的教訓已經受到不少了，我們大家都警戒着。二等兵曹，鴨切五郎，走到那老頭子身邊踢了一腳，「你怎麼的？」他問。「快死了，就要死！」那老頭子哼着，

「給我一刀吧，殺死我吧！」他要求。唔，一個快死的人，而且老了，大家就不再理他，安心的睡覺了，可是就在那天夜裏，這老頭子就殺了鵰切五郎和幾個弟兄，把兩挺機關槍都抗着跑了。——這就是游擊隊。

（沉默了一會。）

日丙　你們諸位看見過游擊隊嗎？誰都沒見過！曉得游擊隊藏在那兒嗎？誰都不曉得！可是游擊隊到處都是，隨地都有！說不定我們在這兒談天，他就在黑暗裏聽着呢！

（大家不由的眼睛向四外搜索着。）

日乙　到處是死，死等着我們！

（日兵甲又憂鬱的唱起懷鄉的小曲來。）

（大家悽然。）

（風聲。）

（犬吠。）

（窗戶紙嗽嗽的響。）

日丙　（站起來，從窗戶孔向外望了一眼，恐懼的退後着）外面黑的很！

日乙　像軍閥的心一樣！

（大家默然。）

日甲　（要喝酒，酒光了，憤然的把瓶子掉在地上，一聲巨響。）

（日兵乙、丙、丁跳起來，手扶着槍。）

日丁　（譴責的）你幹什麼？

日甲　酒光了！

（大家坐下。）

（嘆氣。）

日丙　可是，你們近來接到過家信嗎？

日乙　沒有！長久的沒有了！

日甲　還是上個月，接到了一封，說是老婆到富戶去幫工，孩子也病死了！

日丁　部隊常常流動，信也寄不到的！

日乙　就是寄到，檢查員也會扣留哇！

日丙　唔！聽說是這樣的！有什麼法子呢，我命裏就沒有家的。從前，我在北海裏打魚，成年成月的在海上——

日甲　聽說海裏常常翻船的！

日丙　唔，也不常常，有時候大風浪來了，我們也很恐怖，可是那種恐怖，是一會兒就過去的。我們喜歡海，愛着海，海就是我們的家。死在海上，就像死在家裏一樣。我怕是永遠離開海了，永遠看不見它了，我——我．（打呵欠）我要睡覺了。（他躺到床上去了。）

日乙　誰願和我出去走走！

（大家不響。）

日乙　（尋思了一會）出去了！

日甲　你幹什麼？

日乙　悶的很（下）

日甲　（搖頭）還是個大學生呢！剛來的時候，精神頂好，現在可不行了，像個半瘋子似的！

日丁　這人不中用的很，一天到晚的和死作伴兒！

日甲　我們卽使不和死作伴兒，也離着坟墓不遠了！

日丁　想起在國內的時候——！

（日兵乙倉皇的跑進來。）

日乙　（慌張的）有人！

日乙日丙　（一齊跳起來）什麼？……

日乙　我看見了——人！

日甲　（持槍）那兒？

日乙　那兒。

日甲乙丙　（都擠往門口，又猜疑起來。）

日丁　眞是人？別是樹吧！

日乙　…………

日丁　門口有兩顆樹，倒像人似的！

日丙　（放下槍）那兒會有人，放了步哨呢！

（大家鬆懈了，依舊坐下。）

（但還沒有坐穩，號聲響了。）

（靜聽，終至緊張起來。）

日甲　緊急集合！

日丙　到底來了！

日乙　我說有人嗎！

日丁　別作聲！（把燈吹滅）

（緊急集合號悽厲的響着。）

第二場

人物

士兵甲

士兵乙

農民甲

農民乙

小D……女政治工作人員。

佈景

某山村廣場上。

旭日初升的時候，晨曦中，歌聲洋溢。

男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女聲……我們在太行山上，

男聲……山高林又密，

女聲……兵強馬又壯；

混合聲：（雄壯的）……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歌聲停止的時候，鳥兒在枝頭就繼續着歌唱了。）

士甲　同志，你是本地人嗎？

農甲　不，我絳縣！

士甲　你呢？

農乙　我就是本村的！

士甲　本村子？

農乙　對啦！

（士兵甲不言語，像沉思着什麼似的。）

士乙　（對士兵甲）你不知道，這位同志是紅槍會呢！

士甲　眞的？是那一門？

農甲　坎門！

士甲　聽說紅槍會都是刀槍不入的，眞嗎？

農甲　排刀，排槍，我們都練習過！

士甲　也有神仙嗎？

農甲　我們供的是達摩祖師！

士甲　現在科學的年頭，那有神仙，一定是瞎扯！不過，同志，你別生氣，對你

們那個會，我們是尊敬的！

農甲　唔！

士甲　除了迷信，你們的會都很好，並且聽說打死了很多鬼子！

農甲　…………

士甲　怎麼，同志，生我的氣嗎？

農甲　………

士甲　同志，你別誤會，我不過是說——

士乙　其實天下事也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比如打仗，有時候眞是鬼神莫測。有一次，我跟小隊長去摸鬼子，很順手，宰了一個哨兵，牽走了兩匹大洋馬。已經牽到路上了，誰曉得擱腰裏跑出了一條野狗，緊跟着馬兒咬，一點都不放鬆。我恨極了，就開了一槍，這一槍不要緊，鬼子追出來了。我們只兩個人，鬼子十多個，跑又跑不脫，打又打不過，正在爲難，小隊長忽然喊了一聲：我們拚這條命吧，中華民族萬歲！他就面對面的衝上去。我也覺得一下子火了很多，胆也壯起來了，就緊跟着他。鬼子開始有些吃驚，

其後就站在發愣，接着，我們一槍也沒放，他們就逃走了。現在，那大洋馬小隊長還騎着呢，你說不是有鬼嗎？

士甲　那有這種事，我不相信！

士乙　（着急的）王八蛋撒謊！

士甲　就有這種事，那也不是鬼！

士乙　是什麽，你說？

士甲　我說——

（女政治工作人員小D上。）

士甲　（熱情的）小D同志！

農乙　小D同志！

士乙　讓小D同志評判評判！

農甲　小D同志，你說這世界上可眞的有鬼嗎？

小D　怎麽？身經百戰的英雄，倒信起鬼來了！

士甲　（勝利的）你看，怎麽樣？

士乙　（不服氣的）小D同志，是這末回事，我和小隊長兩個，被十幾個鬼子包圍了，我們逃又不能逃，打又不能打。心裏想：這下子可完了！我們一下子就都決定了死，我們高呼中華民族萬歲，向他們面對面的衝過去，誰知道那些雜種，一槍沒放，就跑掉了！

小D　（想了一下）同志，這是你們的勇氣，把他們克服了，要是你們一害怕，要逃跑，怕就糟了！打勝仗，不一定憑了槍彈，有時候，我們這種爲了民族解放的鬥爭精神，也能夠使敵人膽寒的！

士甲　你聽，講的多好，現在你聽明白了吧！

士乙　（沒奈何的）——那反正是有點怪！

農甲　小D同志，教我一個歌吧！

小D　上次教你的游擊隊歌，學會了沒有！

士甲　早就滾瓜爛熟了！

農甲　那是咱們自己的歌，一學就會！

小D　那就大家合起來唱一次吧！

「我們都是神槍手…………」

一，二！

大家唱：「我們都是神槍手，

每一個子彈消滅一個仇敵！

我們都是飛行軍，

那怕山高水又深……」

（連樹上的鳥兒都和他們唱和着。）

（晨霧已消，陽光明媚。）

（忽然一陣哨子聲。）

（歌聲停止。）

（許多人跑到曠場上集合。）

隊長　（在集合好了以後）諸位同志：據前方的尖兵報告，敵軍的大隊，正向着我們的方向前進，顯然是有進攻我們的企圖。我們的地方被敵人發覺了。現在敵人距我們還有十五里，我們還來得及吃早飯，大家不要亂，吃得飽飽

的，把一切都準備好，再聽見哨子響，立刻散開，到五里地外的郭家原集合，把一切東西都帶上，鍋灶都破壞乾淨，別留下一點痕跡。現在解散！

（解散後，士兵三三兩兩的下場，一面談論着這發生的事件。什麼人講了句笑話，有嘻嘻哈哈的笑聲。）

（士兵甲拍了拍農民乙的肩頭）

士甲　喂，同志！

農乙　………

士甲　等一等！

（等人都散盡了以後。）

士甲　同志，你加入多久了？

農乙　快半個月了！

士甲　你是本地人嗎？

農乙　就是本村子的！

士甲　你有沒有胆子？

農乙　什麼？

士甲　今天鬼子來了，摸一個空，一定在這兒宿營。你要有胆子，到夜裏，我同你來摸他媽一下！

農乙　（興奮的）好哇！

士甲　左近的路你都熟吧？

農乙　那還用說！誰家有幾扇窗戶我都清清楚楚的！

士甲　你不後悔吧！

農乙　後悔！同志，我跟你說吧！我的爸爸就是被鬼子砍死的。我的仇還沒報呢！

士甲　好…！今天夜裏，咱們就來報仇！

農乙　同志，要是捉住活的，你留給我——

士甲　怎麽……

農乙　我們要是被人捉住，我替你死！

士甲　別瞎扯！摸鬼子，我是老油子了！

(歌聲復起。)

(歡樂的。)

男聲 ……我們在太行山上……

女聲 ……我們在太行山上……

男聲 ……山高林又密，

女聲 ……兵强馬又壯。

混合聲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敵人從那裏進攻，我們就要他在那裏滅亡。

第三場

人物

士兵甲

農民乙

佈景　農家屋外。

夜。

靜寂。

農家小屋內有燈光。

聽得見日本兵士思鄉的曲子聲，但很隱約。

開始是農民乙，其後是士兵甲，躡足潛跡的上。

農民乙走近窗前，小心的把眼睛貼在窗戶紙上。

士甲　小心點！

農乙　（立了一會，走到甲跟前）裏面五個鬼子，在嘆氣！

士甲　還沒睡？

農乙　（搖搖頭）

士甲　我看。——

（士兵甲走進去，立刻又退回來。）

農乙　（吃了一驚）怎麽？

士甲　（唾了一口）媽的，晦氣！

農乙　你見了什麽了？

士甲　一個家伙，正在窗戶那兒張望！

農乙　張到你了嗎？

士甲　我在暗處，他怎麽能張見。媽的，還是等一等把！

（兩人蹲下來。）

（沉默。）

（歌聲愈淒涼，像是啜泣似的。）

士甲　媽的，想家想哭了！

農乙　倒奇怪，狗也不咬了！

士甲　那饅頭是浸了酒的，它喝醉了！

農乙　眞有你的！

（兩人沉默。）

士甲　（突然的）那是什麼？

農乙　是影壁，已經坍了！

士甲　倒像是個人呢！

農乙　好黑的天，怪不得小書上都說，月夜殺人，眞是好時候！

士甲　你沒幹過嗎？

農乙　是第一次！

士甲　怪不得你打顫呢！

農乙　不！

士甲　不什麼，你打顫，我覺不出來！

農乙　不，我不是害怕，我是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老哆嗦，像是身不由己似的。可是——我不害怕！我全身冒火，一定是我那死掉的爸爸作怪！

士甲　什麼？

農乙　我心裏這末想，嘴上就這末說，其實我什麼也看不見，連你也只有一個黑影子！

士甲　別講啦！

（又沉默了。）

士甲　（忽然的）我說呢，怪臭的，原來是個毛廁！（他站起來，又走向窗戶去。一會兒，回來。）喂，快點，有人要出來了！

農乙　這兒，這兒，影壁後面！

士甲　（兩人都蹲在影壁後）準備好！

農乙　早好了！

（等了半天，沒有動靜。）

士甲　怎麼着，又回去了！

農乙　媽的！你聽見沒有，我忍不住了，我一看見那些東西，心裏就恨，咱們想法子動手吧！

士甲　別動，有人來了！

農乙　…………

士甲　你這傢伙，眞冒失，幹這玩藝，性急是不行的，有時候跑到天亮，空跑一

趙，也說不定的，鬼子們滑的很呢！

（歌聲又起。）

農乙 又唱起來！眞糟！……

第四場

人物

日兵甲

日兵乙

日兵丙

日兵丁

日兵戊

佈景

小屋內。

日兵等東倒西歪。有的已經打呵欠，有的在伸懶腰，有的坐着打瞌睡，但他們沒有人提議睡覺，甚至連睡覺的意思都沒有。痛苦把疲倦征服了。

（日兵甲仍舊淒涼的唱着小曲。）

日乙　別唱了吧，求求你！唱這個有什麼用呢！反正都是一樣的！

日甲　唱着心裏好過一點！

日乙　你心裏好過，別人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的勇氣那兒去了？我的志願為什麼消滅的？我怎麼會變成了這種樣子？我快變成神經病了！（哭泣着。）

日丁　安靜點吧！

日丙　真不知道怎麼弄的，說是這兒有游擊隊，急急忙忙的趕來了，連人影兒也沒有！

日戊　什麼都沒有！起先，我們不敢進來，後來放了一陣空槍，才發覺這村子是空的！

日乙：（焦燥的）他們都到那兒去了？這些鬼究竟藏在那兒呢？為什麼我們跑來

跑去，一個中國人也碰不到？這不是中國的地方嗎？可是人呢？人在那兒

空的村子，空的屋子，連曠野都是空的！我告訴你，我受不了這個，

我要被這些空的東西逼死了！

日丁　那些偵探都應該槍斃，他們怎麼還不知道羞恥呢？

日甲　要是那些中國人再聰明一點，把我們的後路截斷，我們不是餓死，也會被俘虜的了！

日丙　等着看吧，總會有那麼一天的！

日乙　到那時候，中國人的報復就要集中在我們身上了！

日戊　仇恨——仇恨生了根了！

日甲　我們都變了，軍隊變了，人也變了，什麼都改了樣子了。在我才攻下南京的時候，我完全是個不同的人，我覺着我高立在中國之上，我的心境比現在偉大的多！我幾乎是瘋狂了。見了房子，燒，是個人，殺，見了女的，搶。我覺得中國是被我毀滅了，——而是毀滅了我的，卻是這倔強中國！

（沉默了一會。）

日丙　（摸索着伸出一隻握着的手來）猜一猜，裏面有幾個銅板？

日丁　什麼？

日丙　猜一猜！我們在海上，有的時候，也常玩玩這個的！

日甲　賭什麼呢？

日丙　賭——我脚上的靴子！

日丁　你的靴子，累墜死了！

日丙　那就這隻錶！

日丁　搶來的！

日丙　你別管了，賭着，錶就是你的！

日丁　好——

日丙　等等，猜不着呢？

日丁　（[illegible]）這隻戒指！

日丙　好了。

日丁　三個！

日丙　（張開手）四個，你猜錯了！

日丁　猜幾次呀！

日丙　什麼幾次，拿來！

日丁　什麼？

日丙　戒指！

日丁　（站起來）你想騙我的戒指嗎？你想錯了！

日丙　你要賴，我可就不客氣了！

日丁　你想怎樣？你個老兎子！

日丙　什麼？

日丁　你們打漁的，都是兎子！

日丙　你們都看見的，他要賴掉我戒指！

日丁　你賭的不光明！

日丙　我拿我的性命打賭——

日丁　你的命還沒有我的戒指值錢呢！

日丙　（憤怒的一拳。）

日丁　（阻住他）你想幹什麼？

（兩人怒目相視。）

日乙　（憤怒的拍着桌子）你們的老婆孩子，都在家裏哭哭啼啼盼望着你們的凱旋，你們兩個卻在這種生死關頭尋開心，打架——

日甲　神經病！

日乙　我神經病，你是什麼？

日戊　算了嗹，算了吧！

日乙　我受不了，我看不慣！（披起風衣）

日戊　你幹嗎？

日乙　出去走走（下）

日甲　（在他的背後）別又見了風，就是雨，弄得人心裏不安。

（日兵乙出去以後，又靜下來了。）

（日兵甲復悲愴的唱起他的小調。）

（忽然，日兵乙在外面銳叫了一聲，但接着，又默忽了。）

（大家一驚，站起來。）

日戊　怎麼咧！

日甲　…………

日戊　又不響了！

日甲　準是看見了那破影壁，又當成游擊隊了！

日戊　找找他吧！

日甲　誰愛去，誰去，我，沒這閒工夫！

日丁　狗一夜都沒咬，一定，又是一個人發瘋呢！

第五場

人物

士兵甲

農民乙
日兵乙
俘虜小林
小D

佈景

在一個農家的小屋內。
日兵乙恐怖的坐在牆角。
農民乙和士兵甲正在吵架。

士甲 （拍桌子）你這是什麼意思，——你？革命的兵士，有你這種態度嗎？你看，你把他嚇的這個樣子。（轉身，安慰日兵乙，像哄小孩子似的）別害怕，不要怕，我們是優待俘虜的！

（日兵乙畏縮的後退，臉上流汗，恐怖的瞪着眼睛。）

農乙 你答應我的，要捉住活的，交給我！

士甲 交給你，交給你去殺死嗎？

農乙　你知道不知道，他們殺了我的爸爸。我爸爸活了六十多歲，沒得罪過一個人，老了倒死得那樣的慘！是被他們用刺刀活活的扎死的。全身上下，沒一處好肉，血都滴滿了一坑，媽媽在他身旁昏過去了，弟弟在旁邊心痛的亂叫，你想我這個作兒子的，怎麼辦？我怎麼辦呢？

士甲　你……你這種行爲——沒有道理！

農乙　你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有沒有爸爸？我已經起了誓，只要鬼子們落在我手裏，我！——（衝過去）躲開！你躲開！

士甲　（冷冷的截住他）同志，你已經是一個兵，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我要在今天的小組會議裏，對你提出批判，你的行爲，是犯了錯誤的！

農乙　隨你的便！我先幹掉他再說！（他掏出槍來。）

士甲　（也立刻掏出槍來）同志，別胡來吧！

農乙　你想跟我拚嗎？

士甲　要是你堅持你的錯誤的話，我是不客氣的！

農乙　（怒極）同志，你到爲了敵人，打死我嗎？

士甲　這已經不是敵人，是我們的客人了！並且將來會和小林同志那樣，變成我們的同志的！

農乙　（吼麼）我不管，——過來！（對着兵乙）喂，叫你過來！

（在他們掏出手槍的時候，日兵乙預知情形不妙，便用兩手蒙上了眼睛，等待着。現在，又向着死亡一步一步的走向農民乙。）

士甲　（插身在他們的中間，從容把槍放下）同志，要你是一定要殺他，那就先拿我開刀吧！

農乙　（大驚）什麼？

士甲　現在他的性命，是我們兩個人負責的。小林同志馬上就要來，我已經報告上去了。我不能看着你殺害他，也不願意用槍殺死你，我已經沒有辦法，只有請你多費一顆子彈，先把我幹掉吧！

農乙　你——什麼意思？你

士甲　留下我，你要後悔的，你的錯誤很大，我一定得報告你了。在敵人的窗戶底下，你大聲的講話；蹲在影壁底下，你非常的不耐煩；小便的時候，又

不知道謹愼；一路上，你毆打着這位日本同志……現在，又掏出你的手槍！

——

農乙　……………

士甲　你這些錯誤都是嚴重的。殺一兩個俘虜，就算給你爸爸報仇嗎？

農乙　可是……

士甲　那仇還是報不了的，因爲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殺一兩個人就可以打倒的！

農乙　……………

（正在這時候，俘虜小林和女政工人員小D上。）

小林　（驚訝的）籐原，你……

日乙　（也驚訝的）小林……你——

小D　好了，碰見熟人！

士甲　（放心的）現在，沒我的事了。（農民乙）走吧，跟我走吧！

農乙　（雖然不願意，但也沒奈何的隨兵士甲下。）

日乙　小林，你果然在這兒……

小林　怎麼？——

日乙　軍官們都說你戰死了，可是我們不信，每逢我們看到你留下的標語，大家總要忙一陣子。軍官們總要我們在你的標語底下堆一堆馬糞，並且寫着：「小林之墓」。我們可都希望你活着！

小D　現在不是碰到了嗎？

小林　我給你介紹，這位是D同志——

日乙　（行禮）D同志！

小林　她要我轉達，他們非常歡迎你！你在這兒不僅不會受害，而且還要特別優待的！

日乙　眞的？

小D　我們中國軍隊，是以優待俘虜著名的！

日乙　那麼，我不會死嗎？

小林　自然不，你看我，不是活的頂好嗎？

日乙　（感極欲泣）我又活了，不，我永遠活了。這以前，許多的夜裏，——那

是多陰慘的夜啊——我總是想着死。生命，一點把握都沒有，不曉得什麼時候，中國的游擊隊會跑了來，我的頭會砍下去。在我被捕的時候，我心裏想，這果然來了！

小林　（笑着）你還是以前的籐原。跟我們在東京同學的時候，幾乎一點都沒變！

日乙　可是我反而活了，可是，小林，你怎麼呢？——活着是幸福的！

小林　我在這兒組織了一個支那派遣軍反戰大同盟的支部，籐原，參加我們一塊兒工作吧！

日乙　我——我——我可以嗎？

小D　歡迎的很！

小林　籐原，我相信，我們要想活着，要想叫我們的子子孫孫幸福的活着，是非把國內的軍閥打倒不可的！

第六場

人物

隊長

常大興

李茫逭

佈景

某室內。

隊長和常大興等正在密談。

隊長　有多少人呢？

大興　大概有三百多人！

隊長　住了多少間房！

大興　十三個院子！

隊長　院子很大嗎？

大興　也不算大，擠着住的！

隊長　還有什麽情形！

疙瘩　別的，也沒什麼。每天，搶一響，他們就亂，亂一陣子，就喝酒。喝醉了就哭。昨天一夜都不在家，說是來打游擊隊了。可是打了一夜，鬼也沒碰見，今天一早就收拾行李，說要退了！

隊長　你怎麼曉得？

疙瘩　有個馬夫，是運城人，他講的！

隊長　靠的住嗎？

大興　隊長，我們一點都不撒謊。老實說，我以前是常常鬧鬼的，人家說民主，我也跟着說民主，我其實心裏老想專權。人家說屯糧，我也說屯糧，我其實暗地裏把糧都藏起來了。人家說打日本，我也跟着打日本，我眞實心裏卻想找機會撈一筆。結果呢，日本人卻把我捆起來了，把我搶光了！這一次，是眞的！我還能撒一輩子謊嗎？要是再撒謊，就對不起我自己。你要是動手的話，我領頭！我的路頂熟的！

隊長　我會調査的！老實告訴你，敵人的情形，我們都很清楚！

大興　那是不錯，要不然，日本人怎老吃你的虧呢！

隊長　聽說你以前很不老實！

大興　我，——鬼迷了心了。不然，怎麼會吃日本人的虧呢！

疙疸　這次常大興是眞的後悔了！

大興　我情願拚老命！

隊長　你的房子，也在十三個院子之內嗎？

大興　我的院子，住了三十幾個鬼子，上上下下都住的滿滿的！鬼子一到夜裏，把門就拴的死死的，惟恐被人暗算了。這正好，要是放火的話，一定是燒死的，就是活着跑出來的話，在暗地裏埋伏了人，也跑不了他。要動手的話，就得快，遲了，他們就要退了！退到城裏，又麻煩了！

隊長　燒了房子，你住什麼呢？

大興　沒房子住，也凍不死，天暖了，我們鄉下人，肩頭硬，躺在野地裏，睡的更香，祇要鬼子趕跑了，還怕沒房子住嗎？

隊長　對了，祇要鬼子趕跑了，政府給你蓋新的！

疙疸　不怕，你的房子燒了，住到我家裏去，我養活你！

隊長　難道日本人就一點防備也沒有嗎？

大興　他們倒是頂機警的，村裏村外都放了許多哨，房上，還鋪了雪白的棉花——

隊長　鋪棉花？——

大興　是呀，所以萬萬上不得房，一上房，雪白的棉花上一條黑影，他們就發覺了！

隊長　還有呢？

大興　街口都鋪着乾草和碎瓦片，所以大道都不能走，一走上去，乾草瓦片就要響，狗就要咬，他們就要發覺了！

隊長　有小路嗎？

大興　有！他們儘管挖空心思，碰到地理鬼，也就等於白廢了。隊長，你相信吧——我常大興現在明白了，可要眞正的作人了，以前，我瞎了眼了！

隊長　…………

大興　隊長，怎麽樣？

隊長　等到傍晚，情形要沒變化，咱們就幹！

大興　我先泅去探探！

隊長　不用了！

大興　怎麼了，不相信我老頭子嗎？

隊長　那倒不是，我已經派了人了！

大興　（半天）眞有你的！我常大興一千個，也趕不上你一個。從前我老是轉不過灣兒來，一心想佔便宜，算計人，以爲活了這末大，還不比你們青年小孩子知道的多？結果是著著吃不開了。現在，得看你們的了！

第七場

人物

哨兵甲
哨兵丙

日兵丁

日兵戊

小隊長

其他日兵

佈景

某農家小屋內。

深夜，農家小屋內空曠無一人，凄涼而且汚穢。屋隅橫一棺材，罩着白布帘，乍看頗有一點兒神祕。

雨聲犬吠聲停止以後，接着，日兵甲，丙，丁，戊及其他日兵走進來。日兵均顯得疲倦而狼狽，進門後，隨便把軍帽刺刀槍械等抛在桌子上。

日丁　這叫什麼戰爭？

日甲　…………

日丁　你們說，這叫什麼戰爭？說是要去打游擊隊了，立刻整隊，出發，走了半夜，連個人影子也沒有，空消耗了那麼多的子彈。一次是這樣，兩次是這

樣，三次四次，永是這樣，人的脚都快磨爛了，一個游擊隊也打不了。……

日甲　可是我們的人，却常常被游擊隊綁走，不見了。藤原失踪了以後，聽說類似的事，已經發生不少次了！

日丙　（虔敬的）祝他早陞天國吧！

日戊　游擊隊是有的，不過我們碰不着罷了！隊伍已經不像樣子了，一聽見槍響馬上就亂，可是槍卻老在你的週匝響，……

日丁　這就等於告訴我們說：「我們在這兒，我們在這兒，你們這些傻瓜，來打打着吧！」

日甲　我們只要一打，他們就走了！

日丁　瞎！

日丙　今天早上不是說要退却嗎？

日丁　要眞的退却也好？

日丙　什麼都已經準備好了，爲什麼又不退了呢？

日甲　聽說聯隊長覺得這樣的退却，太沒面子，消耗了大批子彈器械，給養，兵

員，連一次正經的仗都沒有打，怕上頭責備，人家恥笑。

日丁　他怕上頭責備，人家恥笑，我們可白白的犧牲了。

（衆默然。）

日丙　（揭開白布）這是什麼？你們看，這是什麼？

日甲　一口棺材！

日丙　棺材！

日甲　裝死人的！

日丁　爲什麼倒在這兒呢！

日甲　這是一種奇怪的風俗，全世界怕只有這晉東南才這樣的。要是爸爸死了，他們不葬，就把尸首裝在棺材裏，等着。……

日丁　等到媽媽死了才一起葬在土裏去。有時候，就這麼等上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的！

日丙　眞是奇怪！

日甲　我開始也不曉得，後來閱歷多了，才曉得是這末回事！

日丁　呸，倒罷，倒像是給我們預備下似的！

日丙　我們？我們那兒配？你看，多漂亮，還漆了漆呢！我們只配燒成灰，裝成灰，裝在罐兒裏！

日甲　要像籐原似的，連尸灰也沒有呢！

日丁　這是什麼鬼世界！

日甲　可就說呢，要不是家裏有老婆孩子，我早就一根麻繩，吊死在這門梁上了！

日丙　你還想看你那老婆孩子呀，我看你，就死了心吧！

日甲　怎麼！

日丙　我呢，是早早絕望了。要能死在本國的海裏，叫自己的弟兄們舉行海葬，也甘心情願的，現在的死，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死了人比踏死了螞蟻還不値錢，軍部，還不曉得給不給家裏一個通知呢！

日丁　（拍桌子）我受不住了，我要回去！

日甲　啊？

日丁　退却，要求退却！

日甲　你，你配嗎？

日丁　難道我們就只配等死嗎？

日丙　我呢，是只有這樣的。白天，等命令，跑寃枉路，晚上睜着眼睛等天亮，一夜不合眼，無一時一刻不提心吊胆的等着，只要最後的運命一來，我就算完了！

日丁　我不幹！這種傻子，我不幹了！

（這時，小隊長突從門外走進。衆日兵一驚，立刻都做好立正的姿勢。小隊長猫視衆日兵一過後，嚴厲的責問。）

小長　方才吵什麼？

衆兵　…………

小長　吵什麼？誰吵的？一點軍紀都沒有嗎？

日丁　（首先發難）我們要退却！

小長　（吃驚的）？

日丁　退却！

眾兵　（嘈雜的）退却，退却，退却！

小長　你們想叛變嗎？

眾兵　（默然。）

日丁　如果你以為要求退却，就是叛變，那也可以，這種戰爭，我們不願再繼續了。我們要回國，只要回到本國的土地上，就是判死都甘心情願的，現在還叫什麼戰爭？這叫什麼戰爭？我們拚命，死亡，為了什麼？為了

小長　（他早就準備着，這時，便一槍打倒了他。）

日丁　（苦痛的）我反對　這種戰爭　我反對

小長　（又一連兩槍）住了你的嘴巴！

眾兵　（恐怖但却憤怒的望着他。）

日甲　（忽然喊了一聲）火？

眾兵　（驚慌的）火？

（火立刻蔓延起來。）

小長 （慌亂的）火？火？——

日丁 （掙扎，狂笑，）起火了！起火了！這一天，到底來了！

日丙 這最後的運命，畢竟來了！

小長 別慌，我去看看——

日甲 你看什麼，在黑暗裏，游擊隊等着你呢！哈哈哈！

幕落

每月文庫二輯之七

轉形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二十日出版(B)
初版發行額：二〇〇〇冊

著作人　宋之的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重慶・昆明・柳州
桂林・金華・上海

實價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成）

No.307(A.70)

每月文庫第一輯之七

鄭伯奇主編